

研經室集一二









研
經
室
集

一
二

阮
元
著



中
華
書
局



掣經室四集詩卷八

丁卯

辭雷塘墓庵

孤雲戀林薄，新霜被草根。西風吹落日，闇淡沈平原。此時庵中人，逝將去墓門。百念傷中腸，哀哉復何言。枯僧留丙舍，寂寞依晨昏。待爾清磬聲，通我夢寐魂。我昨憂且病，息影居邱園。豈不眷松楸，當懷王事敦。感此出處間，一一皆君恩。雪涕竟長往，浩然乾與坤。

渡河

朝泊黃河南，夜宿河北浦。河流決射陽，所患難盡語。驅車尋修途，遙遙指鄒魯。四野暮沈陰，愁雲趁行旅。回首望江南，蒼茫隔寒雨。

月夜拜滕文公廟

停車滕國廟，寒月四更天。老屋燈昏壁，寒林霜化烟。平原五十里，殘碣一千年。願與迂儒說，閒來試井田。

曲阜鍊山園贈衍聖公孔治山

慶錄

內弟

世家喬木三千載，海內斯爲第一園。九曲修藤雲偃蓋，十園老櫓石蟠根。蒼苔紋蝕方壇鼎，黃葉聲喧曲

逕門并鎮大峯無數立。平泉綠野摠休論。

莫道園林欠埽除。略加修飾便堪居。春花五色栽宜滿。秋樹千株種莫疎。勝日娛親常奉酒。他年教子定攤書。儒家不說神仙事。多恐神仙未此如。上公弱冠久簪纓。介弟相攜更有情。小象半屏如玉立。新詩一卷似冰清。貌將溫厚歸名教。句埽繁華近老成。愧我風塵無定所。半宵聚首便長征。

河間

車斑斑來河間。河間塵壒堆如山。燕南垂趙北際。十里相波隔塵世。塵世那有常閒身。水催帆楫車催輪。豈知山深水遠處。別有漁樵解笑人。但曾少識漁樵趣。須緩行時能且住。

定興曉發

晨星初落落。平野鬱蒼蒼。日色冷東海。霜威森太行。農閒村戶靜。馬緩驛程長。載詠皇華句。休教懷故鄉。

渡滹沱

破曉到滹沱。連橋策馬過。沙明猶帶月。冰合尚翻波。呼渡驚王霸。離鄉老趙佗。滔滔千古事。流水暗消磨。

渡漳水望銅雀臺遺址

邯鄲南去渡雙漳。銅雀荒臺半夕陽。一樣暮雲流水外。此間偏覺太蒼涼。

廣士右丞夷門歌

老翁七十監夷門，臥內幸姬思父恩。虎符擊出送公子，白首紅顏同日死。公子急走邯鄲城，一椎擊退咸陽兵。平原夫人破顏笑，阿弟乃爾知侯嬴。侯嬴究竟爲何死，刎頸原非報公子。蹈海仲連天下士，不肯帝秦同恥耳。

陳留懷古寄示二弟仲嘉子常生

渡河蒞大梁，近識陳留國。陳留尉氏邑，阮氏著舊德。汝穎纏其西，衛鄴據其北。靈秀毓文學，沃衍饒稼穡。元瑜樂詞翰，嗣宗醉元默。德猷秉威正，仲容具神識。遙集及思曠，疏放故逃職。典午昔播遷，銅駝尙荆棘。何況一世家，能不轉溝洫。遙遙古苗裔，世系求未得。惟有讀晉書，往行足矜式。方今聖治隆，有道皆正直。我來秉使節，過都敬憑軾。書刻常侍碑，千年石不泐。特書闕內侯散騎常侍
嗣宗阮君碑立於墓名氏與先疇，慨焉長太息。

大梁除夕

河干逢歲暮，雪意滿梁園。古木羣鴉集，寒雲大霧翻。黃埃餘艮岳，青堞繞夷門。卻有孤吟客，焚香坐不喧。

戊辰

答陸九
續選

太華一朵雲，飛過嵩山來。從風落我手，尺素飄然開。故人苦久別，新詩爲我裁。纏綿積幽思，慷慨生餘哀。

江東有二陸。可敵機雲才。憶昔相與遊。仙氣凌天台。關中壯川嶽。健筆增奇恢。我今復南行。往事誠悲哉。寄言遠遊客。何日驅車回。

大風霜登吹臺

清角騰喧上吹臺。愴然憂旱復憂霜。風沙捲地來河朔。春氣隨雲去汴淮。豈有鄒枚閒賦雪。更無李杜共登階。

李太白杜子美高達夫曾共登吹臺。臺有三賢祠。

步兵不念蓬池近。西望蘇門自詠懷。

過密縣

鄒鄭風喧在。今來溱洧閒。雲生風后嶺。日落大騶山。儉俗皆陶穴。

居民多就土崖穴處。

愚民不秉簡。最憐春麥短。地褊食尤艱。

中嶽嵩高詩三首

粵若稽山經。太室維高嵩。爾雅釋禮祀。肇爲五岳中。陽城測土圭。外方連大熊。太歲在戊辰。春仲山氣融。躊躇麗朝陽。蒼草披東風。我來祭廟廷。敢謂精誠通。峻極仰方正。深蔚含和沖。明神若降臨。昭然垂太空。

右太室

少室峙天西。勢竄太室高。定思渺難陟。但覺神理超。峯巖削雷雨。靈爽通雲霄。敷以帝休華。流以白玉膏。輾輾關左關。險隘同成臯。漢武華西來。于此獲駿廕。登禮罔不答。二室各一半。豈期少姨碑。擣藻惟其佻。

右少室

啓母候禹餉聞鼓母乃來跳石鼓誤鳴塗山慙見能奴來切母往二室間化石不肯回禹曰歸我子啓生石

邊開鴻烈集古訓斯言何怪哉班書載漢詔石已居山隈我乃向石拜攬古發崔嵬曷觀詩頌篇鳥跡生

郊祿

右啓母石

嵩山三石闕歌

嵩嶽三闕同高低左右離立八尺齊啓母一闕距其北太室峙東少室西誰其建者漢朱呂營誰其書

者皆堂漢穎川堂銘典篆隸詰屈銘句與請降雲雨生蒸黎書圖月兔木連理駕車乘馬鉤象犀閱魏太武周

久視夏暴烈日冬流澌二千年來屹相向厥質纍纍剝厥色皚二室神祠始秦漢產啓已說謠山妻要之陽

城本禹地三塗四載應無迷此闕靈祇久呵護歐趙訪古何未稽嵒峻縮本我早見茲來策馬尋荒蹊闕

間頗足容三軌壁壘未可窮攀躋周魯雉闕制可見雉度入聲以繇非古城闕之雉乃度以雉也雉乃繇同音雜假借字繇繩也申生雉經以繇自經也

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者繇誤非鼉槌拓取墨華黼寶之無異攀元圭更洗奉堂即奉室之訛額東石一行刻字名留題神君興雲

闕中起廟牆漢柏春鳩啼

嵩陽隱居

嵩陽隱居

嵩陽多隱居。巢由廬鴻。一張彪种放之倫。皆稱接踵。司馬溫公居洛。亦曾買地于疊石溪爲別館。同邵堯夫常來游居。蓋陽城北背轡轅。南限潁汝。伊古以來。山深林密處也。

嵩陽多隱士。千古見清輝。潁水洗塵去。箕山放犢歸。夜來蘿月滿。曉起松雲飛。言念廬鴻宅。深深在翠微。

大梁

咸陽下洛陽。春風滿大梁。古人通汴泗。千里接淮揚。廢苑皆黃土。荒隄尚綠楊。裴回重弔古。回首憶雷塘。

嵩嶽歸步禱春澤。復大風霜繼之以雪。以雨。以霽。各郡霑足。誌喜一首。

白晝移鐙曉。且霸神靈力。挽好春回。雲連泰嶽恆山去。雪自洪河渤海來。頓起蟄龍三日雨。交馳鼉電百聲雷。中原民慰吾歸矣。千里東風驛路開。

臨淮關阻雨

清明旅館原宜雨。楊柳桃花最見春。短榻橫風看步馬。長淮繞戶固留人。

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爲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

粵海閩天接燧烽。大星如斗墜殘冬。一生精氣乘箕尾。百戰功名稱鼎鐘。死後人知真盡命。生前帝許得崇封。至尊震悼廷臣哭。早有孤忠動九重。

誰遣孫恩刺一船。非公追不到南天。

公擊蔡牽於粵海。喉間被砲斃。後蔡牽惟剩單舸。入安南海中。

遠探蛟穴五千里。苦歷鯨波二十年。隔歲

過門皆不入。

公連年在海不歸，卽歸亦但在鎮海修船備糧，未嘗一返家室。

乘潮徹夜每無眠，雅之若與牢之合。早見澎臺縛水仙。

六載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籌兵。

元乙丑以憂去浙，後總督每掣公肘，致有粵洋之變。

手中曾繫千舟盜。

公與元所共擊滅，政散如水澳風尾，捕網賣油七都等港，前後不下千艘。

海上如連萬里城，絕吭原知關氣數。

公在洋封所落齒，寄夫人以身許國，恐無歸槩也。

寄牙早已斷歸情，誰憐伯道終無子。好與恩勤

待館甥。

公無親子，襲爵者族子也。其女婿同知陳大琮從公久，知盜情，余奏留浙江，捕寧波同知。

甬上重來特建祠，舊時部曲竟依誰。

余來甬上，寓提督處署中。

泮水苔深叔子碑。

公捐修府學，曾自撰碑文記之。

如此致

身真不恨爲何賚，志也休疑。麥城久合關家識，仿佛英風滿廟旗。

公出師時，禱於寧波關帝廟，占得籤詩有云：到頭不利吾家事，留得聲名萬古傳。

初秋潛凝精舍小憩

政繁嫌晝短，少暇便心清。偶爾埽精舍，悠然生遠情。屏隨人意曲，榻爲夢魂平。自笑勞勞甚，秋來句始成。

揚州城東南三十里，深港之南，焦山之北，有康熙間新漲之佛感洲，或名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居

之，丁卯秋，余與貴仲符吏部徵

梅叔弟亨

屢過其地，梅叔買其溪上數畝地，竹木陰翳，乃構屋三楹。

亭一，筮於其中。柳邨又從江上，郭景純慕載一佳石來，置屋中，予名之曰爾雅山房，又名其亭曰曲

江亭。以此地乃漢廣陵曲江枚乘觀濤處也。戊辰秋，柳邨來遊西湖，出曲江亭圖索題一首，以誌舊

遊。

長江千里來巴蜀。流到廣陵曲復曲。古時滄海今桑田。翠屏洲漲焦山北。江北橫生十里沙。廣陵濤變千人家。九折清溪夾修竹。萬株高柳藏桃花。輞川本合詩人住。況是惠連讀書處。送暑曾過深港橋。尋秋每喚瓜洲渡。送暑尋秋向柳邨。藤床竹枕宿南軒。千章夏木全遮屋。八月秋潮直到門。門前月色連清夜。稻花香重荷花謝。記得曾探北固秋。何緣又結西湖夏。今日披圖似夢醒。濤聲還向夢中聽。錢塘八月西樓臥。錯認揚州江上亭。

題曹變音琴趙松雪樂志論圖卷

龔讀仲長統傳心竊論之。程衡衫衿屬題樂志論圖卷。因發之於詩。

衡門之下地必小。泌水洋洋不求飽。賦詩尋樂樂無窮。古人之志頗易了。良田廣宅車且舟。談何容易焉可求。必如此圖始言樂。樂未能得先多愁。聖賢栖栖各有志。饑溺箴瓢皆易地。人人盡是仲長氏。天下生民誰與治。公理卻笑當時人。本無責任加其身。有田有山不歸去。披圖孤負江南春。可樂不樂徒自苦。仲長之風亦千古。

拜岳鄂王廟

不戰卽當死。君亡臣敢存。猶憐驢背者。未遂馬蹄魂。獨洗兩宮辱。莫言三字冤。投戈相殉耳。餘事總休論。

分詠歲寒雜物二首

溫研

俗塵滿案拂還多。賴此溫溫一研磨。墨煖易乾寒易凍。筆尖最好是中和。

寒鐙

夜來風雨弄青燐。留照書牕味最清。但有紙窗鐙一點。凄然使得歲寒情。

將渡錢塘江夜宿六和塔院

月黑山空已半宵。燈昏古寺對殘膏。風催夜氣將成雪。水落江沙不起濤。詩思覓來禪榻靜。夢魂騰上塔輪高。出門翻得荒寒趣。絕勝城中俗事勞。

姚江舟中除夕

丈亭古堠接餘姚。除夕停舟待暮潮。迴憶家庭非往日。轉宜兒女避今宵。鏡中霜薄鬚初白。篷背春寒燭易銷。屈指四年同此夜。雷塘菴冷大梁遙。

乙丑丙寅除夕在雷塘丁卯在河南

庚申六月。余乘風破安南寇船于台州。獲其四總兵印。銷之爲劍。今八年矣。戊辰冬復剿蔡牽于海上。夜舟看劍。寫詩劍匣。

銷銘夷寇印。

庚申安南阮光平。子光纘之。柄臣陳寶玉。私使總兵四人。駕船砲壓寇浙海。掠殺商民。余乘風擊之于松門。溺死者無算。俘八百人。夷寇片帆無返者。四總兵銅印。皆就獲。生擒領善。贈進祿侯。倫貴利。磔于杭州。總兵解斬于台州。其

餘二人仿錄古吳鈎入手才三尺隨身已八秋拭磨舊銅篆慚恨此瀛舟誓斬閩中賊如誅亡國侯阮光纘既喪此
死于海舟師國益弱皇上恩棄之纘旋爲農耐齋
阮阮福映所併滅卽今恩封之越南國也

己巳

題何夢華上舍訪書圖

徧訪列仙傳終不見一仙惟有一卷書可以千百年前賢具精魄亦復待後賢訪之苟不力變沒隨雲煙
吾讀古藝略中心每拳拳何君涉九流咨詢在古編足跡陳謁者腹笥邊孝先擬之於道家亦是葛稚川
我昔校天祿直閣兼文淵稽古中祕書猶恐有佚焉四庫所未收民間尙流傳問俟曹倉開索待海舶旋
或以一瓿借或以青藜然或在晉隋後或在元宋前何君爲我行時汎貫月船寫進六十部恩賚下木天
丁卯冬元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皆後又進四十種共百種再訪再寫進屢得翰墨緣近余置書藏於靈隱寺凡書皆可收藏副墨亦可誦我或儲琅嬛何君繪此圖
志學何精夢華日求金石雅意同清壁靈隱置書藏更扣西湖舷萬卷能常存卽是古

保徐

四月十日同顧星橋吏部宗秦東古華太守延慶石狀元鍾玉三院長爲弼既朱椒堂兵部蔣秋吟
太史詩華秋槎瑞漢何夢華元錫王柳邨豫項秋子塘張秋水鑑諸君子集靈隱置書藏紀事

尚書未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與俗隔崖岸。碧巖靈隱峯。琳宮敞樓觀。共爲藏書來。藏聲去室特修建。學人苦著書。難殺竹青汗。若非見著錄。何必弄柔翰。舟車易遺亡。水火爲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諾黃金。文字任失竄。或以經覆瓿。或以詩投瀾。當年無副本。佚後每長歎。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貫。逸民老田間。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廚。卷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閣細披看。古人好事心。試共後人論。既汎西湖舟。旋飽蔬筍飯。出寺夕陽殘。鷺嶺風泉渙。

題趙忠毅公癸卯年自書詩卷後

高邑千秋節。中年一卷詩。艱難憂國事。慷慨息居時。未雨鷓鴣苦。當關虎豹疑。待銘殘月研。值得髭如絲。
詩中有
鬢須歌。

蔣蔣邨學博炯

請書厲樊榭徵君墓碑。且與里中諸君子共置祭田。報官立案。歸西溪交蘆菴管理。

詩以紀事

劉樊榭說明州。遺蛻西溪土一邱。多分神仙無子在。但憑天地有詩留。他年碑碣碧苔古。此日墓田香稻秋。記取法華山下路。詞人長與護松楸。

八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邱公其功會福建提督王公得祿於寧波普陀洋十七日先追及蔡牽於古

州魚山洋蔡之十八日復會擊之於温州黑水洋沈其船牽及其妻子皆死於海詩以誌慰

八月溫台急水師孫恩海上族全夷定知故帥神靈在謂溫州總兵胡公振聲石爾長鯨就戮時蔡逆滅于溫州敬見御製奪勝

聯句
詩註

題家藏漢延熹華嶽廟碑軸子

太華三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仙人染作延熹碑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王鵬一冊歸商邱宋蔡今但

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雲宗郭昌又一函椒花館中見者鮮謂朱竹君學士家以上二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綈

囊示尊顯萬卷全歸范天一錢帶擊堂三百年入我樓中伴文選子藏宋尤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關

空展渾金璞玉天所成輻然不受人裁翦全碑未唐宋題字皆分明衛公兩款夾額篆全身平列廿二行

波磔豪釐盡能辨一字一粟青蓮花玉女翻盆墨雲輓已已摹鑄向北湖市石察書書佐遺湖邊更刻秦

山碑時余以八月廿二節印入觀過揚州以重摹秦泰山碑殘字與摹華山碑同置城北四十里湖橋墓祠中嶽色雙雙照人眼

題北湖摹碑圖

秦泰山殘字漢西嶽華山碑三國天發神識碑近代並毀拓本皆可寶貴予藏三碑紙本摹石置

之北湖墓祠塾中偶檢家藏王麓臺山水小幀遂屬畫友添畫碑石及刻碑者於其坡陀之上名之爲墓碑圖以詩紀之

吾愚未學繇與義唐陵宋閣多然疑但曾手摹十石鼓刻畫史籍誇汧岐下此秦碑立泰岱石刻明白承相斯延熹蔡郭華嶽廟江都皇象神識碑近代數碑次第毀一紙在世驚神奇定武各石歐褚耳數十本尙談姜夔三碑真跡下一等況是秦漢三國時古人筆法入石理何嘗楮墨差豪釐吾齋積古見三絕訪古者至皆嗟咨客曰是宜并摹勒一日不刻人嫌遲江南市石北湖去九龍岡上吾家祠雪鋒吳氏善篆隸秦刀書驕親磨治淺深完缺盡相肖登登林下鳴鼃趙十夫扶起鼎足立桓楹並視平不欹巖巖嶷嶷雙嶽色蒼崖翠壁交陸離建業古氣盡銷鑠秣陵一抹無嫌卑甘泉山色隔湖見朝嵐浮動青松枝西漢殿石我手獲墳壇可配魯祝其余於甘泉山手獲漢厲三晉篆上石麓臺畫已百年久林屋豈爲我圖之我來補寫刻石者三碑添在珠湖湄坐使此圖成故實摩挲合作墓碑詩瑕邱之樂古所歎他年老倦應相思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歌集翁覃溪先生齋中作

蘇齋而坐將哦詩袖中我出金塗碑碑高四寸寸之六黃金塗滿光陸離阿彌陀碑四字額左右盤以雙翠螭其文六行行十許駢麗猶是初唐辭一軀佛象共願造丹青金玉矜瑰奇慈風慧日振法界卻從勝範觀良規造者趙婆長孫帶其人泯滅知是誰貞觀紀年廿有一正是四海安平時此乃唐初正書體出

於北魏周齊隋。北朝造像百千計。今多石刻留山陂。刁遵高湛各銘碣。分明隋末歐褚師。江左韓陵石頗少。中原楷法茲其遺。奏刀刻銅力恢展。字小如黍微如絲。蠅頭蟬翅劇難揚。金枝細書屢見斯。蘇齋老人驚歎賞。碑者卑也此最卑。予曰鉅細各不朽。大碑屢見唐人爲。君不見貞觀是年銘晉祠。晉祠銘亦貞觀廿一年。文皇御筆書淋漓。又不見三龜造象闕在伊。登善大書摩勒之。

屠契臨庶常。

俾

將出爲縣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繪圖卷索題。

吳山樓前多竹樹。舊是詩人讀書處。

昔葉臨與查梅史諸子讀書吳山。

瀛洲亭上看花來。偏我來時君又去。君去正見江南

春。韋杜東風不相遇。記戀城南三宿住。兩樹藤花小栗鴉。

集韻去聲。

詠絮亭以畫冊寄索題

海棠

春雨初飛二月時。灑成萬點好燕脂。偶然落爾生花筆。寫出垂絲棠一枝。

紅白桃花

白桃淺淡絳桃肥。半著冰綃半著緋。莫道漢人無綺語。曹全碑裏有桃裴。

漢曹全碑桃裴裴與妃同。

牡丹

誰將深色囀東風。著力催成花一叢。曾見宋人團扇好。一枝春滿十分紅。曾見宋人牡丹春滿團扇花大滿一扇。

菜花蠶豆

蠶豆菜花黃間青，吳中生計滿春塍。農家隴上半盂飯，寒士窗前一盞羹。吳中豆爲飯菜爲油。

梔子石榴

妙香須自澹中聞，妙色休從濃處猜。拈得一枝合微笑，紅裙何事妒花來。

蘭箭

兩箭幽蘭香意足，妙似詩情淨如玉。湘波如見二妃來，薜荔青青女蘿綠。

白荷蜻蜓

爾菖白開涼雨後，蜻蜓紅點夕陽時。畫工知是有新意，愛誦放翁團扇詩。此幅用放翁詩。白菖蒲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意也。

桂花

一枝仙桂發天香，染上生綃書共藏。校與一經無落葉，早曹漫與下雌黃。

木芙蓉

落盡芙蓉霜氣濃，還從木末看芙蓉。拒霜莫道無風力，接引寒花直到冬。

松枝山茶

松枝低亞山茶花，歲寒清景詩人家。敲詩讀畫不知冷，雪滿庭松聽煮茶。

翠經室四集詩卷八

題朱野雲處士祭研圖

鶴年

久與端溪訂石交。歲寒爲爾拜深宵。須知一片閒雲意。除卻蒼巖不折腰。
不食官倉不種田。一家耕石祝豐年。來年再寫新詩卷。更是焚香賈浪仙。

掣經室四集詩卷九

庚午

與諸表兄弟共建外祖榮祿公林氏祠堂於揚州陳家集天后宮側。記事一首。

西山大田外。榮祿啓專祠。舊德傳爲政。清芬合誦詩。祭分唐世系。象表古威儀。老屋梅花樹。新牆楊柳枝。

書南留宅相。

元幼時玉珂諸舅氏與元函皆呼元曰宅相。

經術記門楣。見說何無忌。來題盤曰碑。

己未。借寓京師衍聖公邸。曾栽竹三叢。藤花兩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桃海棠藥枝丁香。并舊有古槐榆椿棗穀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授之館人。

三公庭下例栽槐。更取時花處處栽。淇竹低隨青柳密。海棠高共紫藤開。還添闕里壇中杏。但少揚州江上梅。待得十年深雨露。綠陰紅樹滿春臺。

門生屠翠鵬。以翰林改宰儀徵。翁覃溪先生倡詠餞送。遂亦以詩贈行。

展我泰華碑。磨我八軛研。蘇齋倡吟篇。舊友共相餞。

蘇齋詩云。仍磨八軛研。饒爾贏詩齋。

屠君正壯年。出宰我鄉縣。鄉縣尙不

陋。長江繞芳甸。近者集鹽艘。民風少爲變。梟徒潁泗來。小門竟如戰。我昔謀增兵。請者議未善。爲此多隱

憂保障匪易見。我早識屠君。洸洸吳越彥。清名滿湖海。高文冠翰院。百里非龐才。帝欲使之練。孰意赤緊州。巧得顏謝選。學者所設施。豈與俗最殿。循吏未汝陰。亦入儒林傳。蘇齋敦勉之。古誼深眷眷。我豈無贈言。力行在無倦。履之而後艱。折獄言難片。我于浙士民。拊循詎能徧。惟不負乃心。或不報於面。今日春明門。花前競吟譏。海棠思召伯。鳴琴慕子賤。行矣春江潮。勿爲瀛洲戀。

綠樹

長安原是慣風塵。無奈風塵送盡春。一夜碧雲催密雨。滿城綠樹接芳鄰。開窗活翠能驚目。埽徑新陰欲罩人。如此槐廳最清暇。門前遮莫響車輪。

題內子綠靜軒圖

井木無躁意。穆然含清陰。況有幽閒人。情賞相與深。小軒遠塵壒。竹樹密成林。泉禽傍蕉石。香草被苔岑。雨餘見曉影。衆綠何沈沈。碧雲澹無迹。半染詩人襟。窗櫺闕窈窕。坐此生道心。乃知山水間。太古誠希音。晝長萬籟靜。一聲惟素琴。

題陳受笙十三鏡齋詩稿後

嶽色河聲太倉莽。吳山越水劇清柔。合將畫筆兼詩筆。直寫杭州入華州。百二秦關收爽氣。十三古鏡照高秋。奇才舊見吳南野。卻讓陳生隴塞游。

嘉興吳澹川詩入關更勝

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卷

卷中自康熙以來諸名家，佳作如林，各體皆備，惟無七言長律，賦此避之。

問道元龍氣最豪，平原繡像喜相遭。烏絲細壓欄邊字，火色頻添頰上毫。陽羨書生鈎黨在，維摩天女借禪逃。江山一曲周郎顧，絲竹中年謝傅陶。名士競題黃絹婦，清班不藉鬱輪袍。歌喉井水新爭柳，扇面烟花舊恨桃。醪酒蓼田依壯悔，吹簫園館記如皋。詞人那識東林意，湖海樓原百尺高。

題女蘿亭香影移梅詞意圖卷

五年香影太匆匆，不是忙中卽病中。待得閒來披畫卷，才從靜裏見春風。舊時月色還如此，今日詩心更許同。問道家園梅樹好，女蘿亭外玉璫璫。

昌運宮白皮松歌

昌運宮在香山鄉，古松七株百尺長。入門瞥眼驚相望，白龍亂竄千條光。鱗鬣欲動冷忽僵，森然結夏堆雪霜。陰羽鶴鶴飛來涼，仙人罌以瓊瑤漿。十步之外聞古香，手捫其膚膩若肪。俯視檜柏翻老蒼，相憐皆是滄海桑。有明正德多權璫，永也差比彬璫強。所知尚有幾希良，依松造墓深埋藏。松濤暮起思茫茫，陽明古洞應斜陽。

覺生寺觀永樂大銅鐘

永樂洪鐘閱古今。虹梁鼇柱屋沈沈。銷兵秦政成餘習。懺佛蕭梁本疚心。一棒難超無量劫。萬鈞豈躍不祥金。華嚴輪轉熙朝後。始聽蒲牢自在音。

雨後遊萬柳堂

京師崇文門外東南隅萬柳堂。相傳爲元廉希憲野雲右丞別業。卽國初馮益都亦園也。一時鴻博名流皆有題詠。後歸倉場侍郎石公文桂。改爲拈花寺。今池館雖廢。寺尚在。

雨後涼雲重。驅車趁曉行。尋沙無轍跡。訪寺得鐘聲。屋外青林合。樓前綠野平。不來荒僻地。那見古人情。妙繪見鷗波。疎齋共聽歌。草堂圍萬柳。驟雨打新荷。

廉野雲宴趙松雪盧疎齋於萬柳堂。命家姬歌驕雨打新荷曲。松雪設色畫堂中。賓主三人。淡紅衣女子手持荷花。置酒杯于花中。堂外

門閉。僕馬待焉。繞堂前皆荷。堂後皆高柳。有雨後迷濛之趣。松雪自題七律于上方之左。剩水長蘆占。孤亭老樹多。若非詩卷在。此事半消磨。

最好佳山集。遙收松雪圖。荷連清露名。折柳得野雲扶。池館留名跡。門牆列衆儒。滄洲思早臥。此地已江湖。

湖。

火城闌不住。見佳山堂詩。付與佛拈花。今日伽藍地。當年宰相家。風流雖歇絕。水木總清華。陳跡且休論。但催

僧煮茶。

京師揚州會館第三層院中種竹百餘竿。題其軒曰小竹西。

繁華唐何傷。惟趣不可俗。歌吹沸天時。但須一路竹。維揚置行館。近在韋杜曲。已圍桃李園。余於第四層院
中雜時海棠桃

杏諸花用唐人春風得意
詩意題其扁曰看花館。更築簷簷谷。爲竹作主人。何止戀三宿。人苟無世情。誰住春明屋。所賴有此君。灑灑

新秋月夜

煩襟已厭暑。迎秋殊願涼。徘徊起中夜。復此明月光。閒情闕重闌。朗抱開虛堂。風槐動疎影。露卉含清香。蛩新乍吟砌。螢暗時度塘。散髮理象櫺。淪茗移藤牀。所欣在真境。豈辨何有鄉。但覺羣動息。亦復空言忘。

過瀛臺見秋荷盛開

妙蓮花界淨。浮瀛翠蓋仙。莖露未收。八部香嚴會。龍海萬真飛。舞下麟洲。光明湧現雲霞色。清淺折成珠玉流。百丈虹梁平跨去。人間天上共新秋。

辛未

唐花歌

燕京窰花出豐臺。鵬月已見羣花開。海棠牡丹門紅豔。更好淡綠江南梅。我飾書室小且暖。地爐窗日微相煨。甌盆瓦缶滿几案。拂拭何異尊與罍。衆芳列坐若佳客。千卷書作賢主陪。轉移春風入戶牖。外釀瑞雪中收雷。渾然元氣在何許。扶持枝葉滋根荄。前花未落後花放。次第不覺三春催。開門遨頭出城去。水

邊林下花初胎。那知屋裏奪氣候。已經百日看花來。今年多半再封窖。一歲春花香兩回。

秦小峴少司寇。予告歸田。餞之於萬柳堂。卽題其城西草堂圖。疊司寇和余萬柳堂四律韻。

草堂欲歸去。把酒送君行。雅望推文學。恩綸獎政聲。病憐長孺臥。法念釋之平。君德優臣禮。遲遲無限情。

宮論論文處。佳山昔詠歌。萬柳堂爲滿益都相國別業。小峴本生高祖。著峴宮論。爲益都鴻博科門生。堂中舊多游蹟。見《集》中。重來折殘柳。歸去製新荷。舊侶江湖

少。遺編淮海多。元豐詩帖在。貞石待鐫磨。司寇時奉其先世誥。先生竹詩墨蹟卷共覽。

城西連惠麓。畫出草堂圖。圖爲屠山看微雲抹。園添一杖扶。林泉容老輩。書史便衰儒。蹤跡更何許。扁舟

凌太湖。

春雨江南足。軒前有杏花。秦氏有杏花軒。遂菴新几榻。吟社舊人家。小峴家有遂菴。又沈樹碧山吟社圖。亦小峴先人詩事也。把卷清魂夢。臨風攬髻

華。絨詩如寄阮。好待侑僧茶。若峴先生絨詩寄流洋山人。題曰寄阮集。

二月十八日。雪後獨遊萬柳堂。題壁間元人雪景畫中。

佛龕拾得元人畫。裝成重向東廡掛。遺留想是佳山堂。一百餘年僧不賣。畫中白雪粉痕多。冰泉直擊青山界。兩客策騎同折梅。絹色雖渝猶不壞。欲題未題待雪來。直到中春雪始快。正馬披裘獨出城。要看圖

中門光怪。詩成晴雪滿松篁。雲破陽春撲麝。曉。

寒食日偕朱野雲遊萬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復看花柳。

東風吹夜雨。洗出長安春。城闌已清淑。況此遠水濱。邱壑共明瑟。桃柳相鮮新。夕陽絢紅影。閒照亭中人。煙霞亦何物。乃爾怡吾神。

薄暝月漸明。碧雲復微合。暗影抱青城。遙情識孤塔。徘徊松樹閒。花陰更叢雜。歸來話西窗。高眠接禪榻。清夢夫如何。繞林定三匝。

心清夢易醒。聞鳥已知曙。出門復看花。潏然迷白霧。霧氣泣花垂。似雨亦似露。幽石淨可憑。春沙輭勝步。試問六街塵。豈得此時趣。

上巳日萬柳堂同人小集。看野雲處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

藉田上已待躬耕。是日侍上耕藉田。回向林塘曙影橫。夜雨潑開春水色。暖風吹散曉禽聲。客來南郭心皆遠。屋對

西山眼更明。記取道人栽柳意。送行懷古不勝情。坐中秦小岷少司寇將歸田。

野雲處士種柳萬柳堂。自作圖卷。屬題。

豐臺何處有廉家。偶指城南憶竹垞。廉右丞號野雲。其萬柳堂別墅。或以爲在南西門外豐臺相近。然今查不得其遺址。而朱竹垞日下舊聞則以南城內東南隅地當之。故不列於郊垞而列於南城。即馮益都

亦園也。亦園歸石氏後，改爲拈花禪寺。朱野雲處士自喜其號巧與廉合，邀詩友來遊，且爲種柳栽花，若有風緣者。處士夙緣還種柳，詩人微笑共拈花。商量水外千行密，點染圖中一道斜。知是野雲深意在，城東欲學李西涯。

爲法梧門前輩式善同遊西山，先過八里莊慈壽寺。

城裏看西山，遙青未可攀。峯巒邀客夢，車馬趁春閒。學士還清健，書生本劣孱。一筇偕一笠，法學士抱筇，元戴笠。好與叩松關。

浮屠出荒寺，試讀舊碑銘。蓮月開雙相，觀明李太后及神宗象。松風語百鈴。早收花外劫，豈有夢中經。啜茗渡河去，春

深萬柳青。

渡桑乾河，入西山，登羅瞻嶺。

待渡桑乾河，沙飛風力勁。所遊設若斯，毋乃盡清興。呼舟達西厓，林密野風定。車馬猶逶迤，嵐翠已相迎。邨遙柳色新，山靜花光靚。紅杏千萬株，梨雲與之競。遠樹蔽迴峯，近枝礙幽徑。名山匪易探，先受一嶺橫。籃輿扶峭巖，竹枝撥危磴。興逸忘此勞，山深悅吾性。煩襟滌使開，濁慮澄已淨。何必訪孫登，始聞人嘯詠。游潭柘山，宿岫雲寺，倚松閣。

中峯何隆然，九峯外環繞。展轉入寺門，三幡風嫋嫋。香殿據層巖，孤亭出林表。柘溪飛冷泉，引派分渠沼。穿屋灑清流，曲折闢工巧。虛室何精嚴，階下亂風篠。牕明文杏花，砌襯碧莎草。高松與塏齊，倚閣爭天矯。

納客入此間。直若猿與鳥。再宿戀已深。流連玩昏曉。緬昔魏翩翩。剏始志釋老。文人侈浮辭。遂爾悅禪藻。深山泉石間。原使精神澡。若欲治身心。終當守吾道。

遊戒臺寺

戒壇高處護天龍。盤磴回欄四五重。石殿烟霞東面暖。香臺金碧上方濃。豐臺皆東向。碑開松漠依雙塔。碑塔皆遼金時

物。河走桑乾擁一峯。何事遊人留不住。出山相警是清鐘。

戒臺寺古松

戒壇古松枝葉繁。閭年上溯遼金元。或如舞鳳來軒軒。或如雲上蒼龍蹲。奇節老幹何足論。勿論其末論其根。走根久已入九原。穿山破石深無垠。養以蒙泉包厚坤。千脈萬絡紛攀援。雲欲出山爲所捫。先與松根相吐吞。夏含涼。清冬含溫。房山元氣來渾渾。詩人譽樹徒煩言。試與至道探真源。

途中小雨

春來何處不風沙。小雨才能醒麥芽。出見野田憔悴色。愧教庭院日澆花。

獨遊萬柳堂

蘆芽叢。鼓柳毵毵。一水瀟湘染蔚藍。但是鷺絲飛到處。管教風景似江南。

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門

即平潭門

內上岡新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壁四首

莫遣鄉心憶選樓。城西僦屋似邗溝。老槐引入三橋路。雜樹圍成一院秋。小有峯巒同石屋。無多窗檻擬瀛舟。此間風月真清暇。竟日能來幾度遊。

春來未及海棠顛。接引繁花可半年。松菊雅逢秋士健。棗梨低待小兒懸。遮靨薜荔披風密。壓架藤蘿漏月圓。更與梧桐添綠影。芭蕉瀟灑竹便娟。

小園賦漫比壺公。乳鵲藏雛處處同。桑翳雙亭清夏氣。椒香一閣散秋風。澆花井水朝分研。培葉琴牀暮拓弓。雖是賃居非廡下。未因椎髻愧梁鴻。

二百卷排新著書。高齋插架見經鄒。讀碑結習成迂論。時著南北書派論修史深情向舊儒。時修儒林傳老圃客來秋逕外。西山青到石臺隅。墨莊子弟如相問。寫與詩篇抵畫圖。

中秋小園鐙月

秋宵涼氣滿花臺。幾度開園剪燭來。雜樹陰中鐙影亂。流雲缺處月華開。衣深應有三更露。研淨原無一點埃。共把清吟酬此夕。不催絃管不銜杯。

同野雲山人小園坐雨

風雨秋園竹樹搖。黃昏時候更瀟瀟。卻如江岸荒庵裏。早掄柴門避晚潮。

昌運宮爲古道院。白松七株。麝藏霜雪。松下青苔平鋪竟地。雨後來遊。闕無人迹。

滿地濕苔衣，松身白十圍。松凝秋雪豔，苔養綠雲肥。古殿絕行迹，鸛牆空夕暉。祇應明月夜，元鶴獨來飛。

研背坡公笠屐像

蘇公片石攜，袖中有東海。研背勒眉山，英靈動真宰。我昔到蓬萊，天東望渤海。一笠翻海光，知有坡公在。縱橫一萬里，上下七百載。此意遠茫茫，碧環若爲解。

袖中有東海東海如碧環皆坡公句

聽福祐孔厚諸兒夜讀

秋齋展卷一鐙青，兒輩須教得此情。且向今宵探消息，東窗西戶讀書聲。

王楷堂比部

延紹

齋中七尺端溪大石硯歌

王郎抑塞磊落才，埽葉延我來秋齋。離腳黃菊立碧苔，秋陰堂下多強楷。齋中一硯真奇材，端溪七尺橫安排。以几爲匣髹髮胎，紫雲綠雨摩幽崖。平方正直誰量裁，羲之宅裏一片階。任人十手執筆來，儘可一研容其儕。鏤墨無聲墨頓摧，如蠟塗釜膩莫揩。曰非端州何石哉，器大反與恆情乖。楷堂寶此休輕開，神寒骨重勿受猜。急須刻字銘研隈，溜塵百斛無能埋。

種菜

秋果墜西風，秋花濕疎雨。小山苔草深，時有涼蛩語。呼童荷鋤來，翻破半畦土。種菜能幾朝，已見青莖吐。夕陽閒灌園，香味在老圃。桑陰石几間，妻孥共雞黍。自起剪秋蔬，付與行堪煮。

題吳荷屋登岱小照

榮光

巖巖東嶽上，俯視萬峯橫。試問來遊者，何人敢自輕。當前爭樹立，此意足生平。風度真相似，松泉如有聲。

題圖 曹學閔 二公戒壇祠圖

露布

西山有古壇，崑崙出塵界。誰是登壇人，先當受孔戒。二老共遺榮，山僻性逾愛。松石寄精神，栗主一祠對。我曾入山游，高風想先輩。讀記念我師，更下祠中拜。祠中碑記乃朱文正師撰山南二老莊，我師墓亦在。歸途謁墓門，梁

木悲茲壤。文正師墓在盧溝橋西十里二老莊北之西郭。

題書之靜春居圖卷子

選樓宋墨莊清江劉氏出，朱子撰六詩，靜春居其一。賢母教兒孫，曾見安定胡氏筆。我家居選樓，先祠式安吉。他年成一房，望祐以經術。攬此靜春圖，藏書思石室。

一卷藏書圖，吾母著慈教。卅載繫哀思，五鼎豈云孝。茲圖何足論，其貌亦頗肖。愛此膝下兒，光景似吾少。文學固所期，心術尤至要。一片折憂心，待爾春暉報。春花雖灼灼，惟靜乃吾慮。何因致凝靜，賴此萬卷書。慕昔宋劉氏，累代守經畬。報國敦孝悌，兄弟怡怡如。浮華吾所惡，勤儉保令譽。勉哉爾母子，勿負君子居。

壬申

小園初春

殘雪棲園林。半在小山北。初陽麗南軒。溫然漏春色。榆枝拆嫩苞。東風已有力。一夜結輕冰。又覺餘寒勒。向午感微和。此焉見消息。

三月二十日。駕幸南苑大閱恭紀。

羽林齊駐。晾鷹臺。聖主戎衣策馬來。萬乘躬勞千籊籊。九天春霽八門開。座臨山嶽人如海。陣走風雲地有雷。端爲太平親詰武。簫鐃歸唱帝之回。

三月廿一夜。宿萬柳堂。贈覺性開士。和翁覃溪先生韻。

但有鴻儒無白丁。亦園原不在郊坰。綠波深漲橋頭板。清吹閒鳴殿角鈴。舊牘樓臺猶楚楚。補栽楊柳故青青。春風禪榻茶煙歇。共看三更月滿庭。

小園雜詩

清明才過見新萐。穀雨催花已放齊。一樣風光判桃柳。十分春色占棠梨。登臺衆綠浮身起。繞徑繁紅炫眼迷。半嚮不知花影換。月輪東上日沈西。

好花宜趁曉來看。起向花前攤盃盤。霞色忽驚隨水動。露華猶覺著衣寒。折枝邀蝶眞成畫。嚼蕊聽蜂每

忘餐。記否空林春未到。迴風飛雪撲闌干。

才是春明三月中。紛紛已颺落花風。恰當半謝新生綠。翻似初開少放紅。一例分箋酬令節。幾番秉燭入芳叢。與人究竟曾何補。慚愧家庭樂自同。

古藤幾架紫垂簾。小刺茶蘼蓋曲廊。上落簞抽新竹密。午時陰幕老槐涼。黃扉退直鳴珂靜。青簡修書刻箭長。忽有微風生夏氣。疎簾初試棗花香。

終日鱗鱗九陌車。久晴容易起風沙。洗春一夜廉纖雨。破夏千枝芍藥花。研北銅瓶開繭栗。牆東玉軸展鴉叉。此間門巷清如水。綠樹陰中是我家。

小園休賦庾蘭成。但向幽軒較雨晴。入戶風圓飛絮轉。鋪池水定落花平。偶思晝寢安橫榻。更爲齋居結小棚。多少案頭書史在。商量可似古人情。

首夏奉使山西。辦蒙古阿拉善鹽池事。內子餞於小園率賦。

好將蔬笋餞餘春。舉案居然我是賓。肉食到前遲下箸。自思可是遠謀人。

過井陘關

漢將論兵處。軺車竟往還。背分綿蔓水。心壯井陘關。柏柴斜陽淡。榆門古意閒。何邊曾赤幟。四顧歎青山。

太原晉祠

晉虞叔也。始見於魏收書。

晉水初生處。虞祠閎魏隋。桐丰青剪葉。參宿白開旗。羣木森瑤壑。雙泉競玉池。晚來涼月下。肅穆有靈祇。

晉水

山海經。懸壺之山。晉水出焉。

水經晉水篇。鄭注嘗愛誦。何幸茲來遊。綠山入懸壺。沈沈女郎祠。靈堂抗高棟。下有百斛泉。漚湧出空洞。沙淨水淪明。石觸波始動。夏暑翻若冰。冬溫不知凍。蔽日蔭繁林。終年漾青葢。石壙雙派分。水磨一亭磐。東流繞晉陽。歲作霖雨用。連陂秔稻香。滿澤芙蓉種。灌城反滅瑤。平晉當譏宋。娛集尋飛梁。官子昔迎送。清川澹不收。山月暮將弄。風泉一夜聲。洗我空林夢。

懸壺山

海內讀山經。晉水一源發。懸壺連蒙龍。閭闔玉爲窟。重飈朝已陞。夜游更超越。竟登柏翳山。還見禹時月。上有避暑宮。高齊下有蒼龍闕。北漢見遺山詩山川太古心。萬載未銷歇。

臺駘廟

汾隄驅自循蜚初。元冥世業大夏墟。臺駘手障晉陽澤。沈沈實出汾沮洳。金天大鹵襲白壤。宣通下濕生蒲魚。昌凝廟象按劍坐。唐封神爲昌凝公弟兄原未相離居。闕伯實沈日尋戰。允格臺駘本相善。太平興國火晉陽。干戈誤讀邱明傳。果憐灼艾託官家。何愧參商不相見。

聖母祠

晉源之神舊名女神祠宋熙寧中加聖母號居正殿別立女郎小祠於泉上關百詩曾撫斷碑知爲邑姜也

漫說叢祠佳女郎亂臣原是古周姜雲冠松蓋山樓靜翠葉銀花水鏡涼開母有姨居少室夫人辭帝降清湘后妃治法分明在底事河東見武楊

古柏

古柏生何代應生楊李間南臨雙派水西夾一梯山臥榦青銅柱高枝碧玉鬢寄言後來者省識好相攀

貞觀晉祠銘

舊揭唐銘一丈碑碑陰今是刻名時六朝隸楷翻貞觀

隋以前碑與帖分以蓋之帖法書碑自唐初始

十道山河起晉祠雅愛義之親

作傳感恩虞叔獨題辭

高君雅等詩雨之謀不成

瀛洲學士誰能此使我摩挲歎色絲

涼堂

曾聞水上結飛梁目送清流下晉陽欲借酈君經注筆綠陰深處補涼堂

夏日來游池館頗多獨無涼堂之名因屬門生太原尹魏來田補書此扁以存古蹟

曉涼

晉陽暑雨夜初收曉起涼深似暮秋不是雁門風色緊未知身在古并州

盛州淦泉道中

百里邯鄲道。塵歟生暑風。今朝新雨裏。一路亂泉中。鷺向稻田白。荷依柳陌紅。江南好光景。此日憶相同。

正定喜雨

呼漚漚。汜日卓午。禾黍與人同畏暑。常山雷起臥龍飛。勒轉風雲射涼雨。雨停溼氣蒸夜林。曉程起望猶濃陰。大凡一片墨雲下。總有萬家歡喜心。

小園

長亭三百轉。輶車暑退涼生始到家。得少閒时才覺倦。坐看園叟種秋花。

寄題焦里堂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并示琥甥。

雕菰樓

君子樂瑕邱。貞白不下樓。我亦有丙舍。近在龍岡頭。他年好魂夢。相約來往游。

柘籬

樓北樹已嘉。樹外籬更好。春芳蔓青條。秋花隔香艸。若喜柘枝顛。毋能采菊老。

紅薇翠竹之亭

紅薇駐夏日。翠竹延清風。虛亭疑一筇。雜樹翳成叢。中有著書者。樂過仲長公。

蜜梅花館

衆卉已驚寒，黃梅獨相耐。況是先人遺，書館勿翦拜。一片冰雪心，留在湖波外。

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

密室括圖書，先生獨注易。妙悟契天元，數如正負積。孟費勿分家，秦李合共席。

木蘭冢

昔年玉浮圖，今留一坏土。花身雖不存，其名足今古。標以璫石峯，將爲刻銘語。

仲軒

公理論樂志，有志未能樂。何如黃珏湖，深遠似巖壑。況是樂孔顏，於焉寫著作。

花深少態簪

君子守歲寒，所貴非有態。李固豈弄姿，魏徵豈嫵媚。毋爲擷春華，還思翫晚翠。

中秋小園鐙月

小園鐙影花影，徹夜草香露香。遙憶二分明月，平開一半秋光。

出古北口四百里至木蘭園口

策馬塞山下，泉石生清音。延緣入寒麓，霜色絢丹林。席絨在幽草，晚風吹我襟。夕陽下西山，朔氣何蕭森。

木蘭山口

牽駝飲迴澗。牧羊散高岑。時有獵騎來。連轡帶皋禽。茲行洵孤立。徘徊獨諷吟。有懷古卓歇。澹然多遠心。

羽林初散木蘭圍。北幕諸藩拜宴歸。剛近重陽試風雨。四山黃葉帶雲飛。

初用眼鏡臨清舟中作

高宗壽八旬。目無雙鸞照。臣賦眼鏡詩。褒許得優詔。爾時頗自恃。焉知惜壯少。無何中年來。淚泣屢哀弔。鼎湖與雷波。心肝傷兩竅。況在經籍中。千卷自讎校。今年鄴下歸。麻茶非意料。秋來加鏡看。忽使鏡呈效。帝恩命司空。出轉七省漕。六百萬石粟。案牘待披報。竟欲仗此君。心折不能傲。古人知非年。來歲五十到。豈今一歲前。尙爭後先覺。亟須盪吾胸。無爲不正眊。

題張淥卿詡露華榭稿

淥卿昔在余幕。既乃客遊山左。作堦東萊。詞采驚人。年華感舊。今廿年矣。露華詞句。雅近玉田。吳穀人祭酒。以詞題其集。有云。付香弦一聲。一咽尋常歌吹全洗。淥卿故不名詡。余昔有漢銅印文。曰張詡之印。以贈淥卿。淥卿卽自名爲詡。此皆本事也。

廿載才人說淥卿。江湖小集刻初成。七條弦咽真情味。一寸銅香古姓名。齊客例應爲贅壻。吳蒙還是作書生。富春山色揚州月。并作秋懷寄歷城。

拜汶上分水廟

尚書宋畫策本虛懷。白叟英奇謀抵決排。秦嶽餘根歸魯衛。汶流分派入漳淮。五千帆楫能逾嶺。二百泉

源盡到階。心折古人甘下拜。神鵝飛舞過松牌。

仿鑄漢建初銅尺歌和翁覃溪先生

蘇齋寄我漢尺篇。三尺分弄詩應聯。葉東鄉志說仿鑄漢建初銅尺三枚。以二尺分贈蘇齋。予而自留其一。摩挲螭屈屢歎息。此尺與我尤多緣。江

都閔氏舊寶此。鑑藏尚在吾生前。此尺本在江都爲吾鄉之物。此一緣也。家鄉漢石竟手獲。吉金豈不增惜憐。予手獲西漢屬平晉家石字于甘泉山。

一從法物歸闕里。較量禮器相後先。憶昔再試四氏學。量才借尺曾兩年。予兩至曲阜試士。皆借此尺于衛聖公府。徵棘後還之。此二緣也。自茲

一別十七載。壬申復由魯至燕。壬申年。予從闕里借漢尺。至京師歸畢還之闕里。此三緣也。蘇齋重見喜作考。葉氏仿古鑄且鐫。翁葉阮各

得其一。日本銅質鎔精堅。葉氏用日本銅仿鑄三。尺予得其一。此四緣也。我曾獲越越南印。模鑄漢尺分豪懸。葉氏鑄用原尺較。一絲

不爽符貨泉。予於庚申年勸撫安南四總兵銅印於台州。銷爲一劍一尺。其尺僅以漢尺拓本仿鑄。今以原尺較之。弱一分有奇。不及葉氏此鑄分豪不爽。世間尚有晉前尺。周漢尺賴搗本傳。

晉尺亦爲我所得。復齋宋冊相駢連。世間除此漢尺外。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冊內有晉前尺搗本。其尺銘載與周尺劉歆尺相同。卽沈冠雲據以著周官祿田考者。此冊今藏予齋中。此五緣也。積古

齋中列觀八。商角周疊及漢軌。予以商銅角。周齊侯尊。漢晉八甄。唐貞觀塗金銅碑。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尤延之板文選。舊賜宋刻本華山廟漢碑。及仿鑄漢鼎尺銅。貯在古齋中。列爲八觀。末列一觀

漢鼎尺定陶仿鑄量與權惟度量衡共二器周漢制度今兼全

予得漢定陶恭王銅鼎置之焦山仿鑄一鼎存之齋中漢人鑿所重斤兩所容升斗於鼎蓋器上再合此尺可

得古度量衡之全此六條也

古今度數無三理適於世用斯爲便測量粟米規捷法一尺算滿船五千

漕運總督體權之法舊用尺量船三乘四因始

得米數予以今米一石爲六面立方形卽命此一面爲一尺報爲新尺抵用再乘卽得米數

寒冬爐火小閣暖淮陰官舍如琅嬛詩成握尺天欲寧茶甌香雜沈

檀烟

十二月十一日夜宿海州雲臺山東海營次日閱兵

雲臺山下結軍帳弓矢鉏耨共一屯田已爲桑原是海營惟種柳半成村潮頭沙影猶清淺月底繡光更

渾淪認作家山安穩住

山名與余字合

今宵有夢到三元

峯頂爲三元宮

石臺高處起朝曦殘雪平分嶺脊痕陣合呼槍連谷響射回卷旆帶烟翻休因鯨鬣成京觀遂遣鷹遊馳

海門爲語胸東諸部曲水仙容易有孫恩

昔年蔡謏窺上海此地應遊門曾戒嚴

決河曾向郁州奔碧海渾波共吐吞東去淮沂頻奪路西來蒙羽尙連根誰分賈讓三條策得溯張鷟萬

里源若與黃流較源委此山遠欲抵崑崙

過海州板浦弔凌次仲教授

山海應如舊斯人世已無因文明禮樂本孝礪廉隅耐久眞成友成名定作儒那堪三十載到此式君虛

擘經室四集詩卷十

癸酉

高郵雨後舟中歌

舊年一雨洗春去。花落春明雜飛絮。今年一雨浮春來。楚州烟水迎船開。楚州珠湖好烟水。但恐狂瀾來未已。遠邨新綠上林梢。野寺江梅破新藥。如此淮南好畫圖。一漲便教成釜底。河水原從天上來。湖隄究竟由人毀。春風起兮吹春波。今年秋風復如何。中流擊楫愁心多。且掛江帆催渡河。

泊瓜洲督運自題江鄉籌運圖

高臺日映海門紅。楊子春江二月中。獵獵千帆開北固。幢幢一纛引東風。臺建大旗。風順則鳴。駁升之。艦艘始由北固渡江來。舊遊已歎

題郭頻伽舉神廬圖卷

名園多樓臺。乃遜圖畫久。金谷能幾時。遽廬同其偶。不死惟谷神。神構卽不朽。郭子本清貧。計出季倫右。尻馬御飛輪。造化盜而取。精神見山川。真氣爲戶牖。彈指樓閣成。縮地箱篋受。示我神廬圖。導我入廬走。捫腹卽生松。運肘亦化柳。癡語破平泉。澁文斥絳守。若不言本無。安知非真有。始歎甲第雄。不敵詩畫手。

造物非忌才，終待才人厚。

題蝶夢園圖卷用董思翁自書詩韻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於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然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奈丁香茶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而獨無牡丹。園有一軒二亭一臺，玲峯石井，巖崎其間。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車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之句。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呼之落扇，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臺上。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春城花事小園多，幾度看花幾度歌。花爲我開留我住，人隨春去奈春何。思翁夢好遺書扇，仙蝶圖成染袖羅。他日誰家還種竹，坐輿可許子猷過。

遊淮陰柳衣園憶京寓蝶夢園

誰家池館傍淮濱，薄暮風光潑眼新。初月殘陽交弄影，綠楊紅杏共扶春。去年花事詩猶在，今日京華迹已陳。但是園林遊便好，莫教苦憶舊芳塵。

隋宮瓦

隋宮黃土迷蕪城，大雷小雷春草生。玉勾金釵掘已盡，荒原還有耕夫耕。我過蕪城見耕者，拾得隋時故宮瓦。但有雙環四出紋，惜無文字周迴寫。回鴈宮，芳林門，知是何方簪溜痕。流珠堂，成象殿，建瓴形勢分明見。一規翠甌閱千年，祇宜琢就圓池硯。麝煤響榻寫隋書，護兒先錄來家傳。

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疊萬柳堂詩韻

癸酉春都中陳鍾溪少司空邀同其叔石士編修、兄玉方員外、暨朱野雲山人、潘芝軒大司空、葉琴柯給事、葉芸潭、劉芙初、董琴南、饒晴菴、謝向亭、編修同遊萬柳堂。山人畫萬柳堂卷子寄余，翁覃溪先生題卷首曰：柳徑停雲，并題五言古詩一首。諸公所作多題卷中，朱蒼楣比部諸公亦有題句。寄到濟寧舟中，因三疊舊韻題答。

僻寺看花處，諸公載酒行。題詩邀鷺羽，補柳得鶯聲。蓮社清風聚，蘭亭曲水平。那堪廉孟子，傷逝不勝情。

柳堂舊遊法時帆

先生頓作古人

兩載禊春波。朝遊復夜歌。兩年與山人屢夜宿拈花寺中。深杯依鍛柳。短燭接銅荷。人遠夢猶戀。圖新詩更多。小齋三硯外。

山人三硯齋。草溪先生書扁。爲我墨重磨。

窠壁停雲字。池裝柳徑圖。書牕曾共覓。吟杖記相扶。壬申春。隨草溪先生遊萬柳堂。并訪先生舊居。先生童時讀書處。距堂一里許耳。詞侶隨前輩。經生

奉大儒。墨雲題一片。飛到蜀山湖。

湖水掘已盡。苦餘紅蓼花。時各湖積水疏掘殆盡。以濟漕運。萬帆爭轉粟。一舸學浮家。望雨占雲氣。催程趁月華。相思多舊

侶。把卷伴琴茶。

綰代賑

此癸酉六月作。及九月歸舟至德州時。直隸豫東邪教作亂。乃每船各選壯丁給兵械。合首尾五幫。連環相助。至十一月始肅全漕。歸江南境。

鴻雁年年飛。所謀在江湖。閒民無聊賴。慣作牽船夫。粟米四百萬。轉運達帝都。南漕五千船。船與廿夫俱。牽夫十萬輩。歲歲相挽輸。南牽來瓜洲。北牽過長蘆。負縶面撲地。蹴踏聲齊呼。前船呼邪許。後船唱喁喁。當暑無笠蓋。逢寒無袴襦。陰雨沐毛髮。烈日炙肌膚。岸宿犯霜露。川涉陷泥塗。或爲頒白首。或爲蓬鬆鬚。兵吏促行程。執朴相逐驅。戀船如戀家。孰肯爲逃逋。問伊何所樂。問伊何所圖。一飯何所樂。一身何所圖。

所累惟此口。藉船相爲餬。有時力衰盡。溝壑在路隅。年豐尚謀食。歲荒食更無。今年春夏旱。山東二麥枯。農民無收穫。握粟如珍珠。俯首掘草根。煮及薺與荼。仰首剝樹皮。屑及柳與榆。魯宋數萬民。貿貿來川途。川途亦無麥。守死能須臾。饑民爾勿死。爲我牽舳舻。一船加廿人。數萬抵飛芻。加夫不得力。不慣相曳婁。不慣鳴欸乃。不慣合步趨。雖不合步趨。聊使相挽扶。才牽牖河船。使得飯數盂。腹飽心且安。人分勢自孤。何嘗說相賑。與賑實無殊。方今太平世。爾曹壯而愚。得食卽帝恩。養此七尺軀。今年湖水淺。處處阻且迂。剝運耗旣多。加夫費更需。一船有一軍。軍困復誰蘇。豈不欲軍蘇。賦勿加越吳。東南農力困。安可再多逾。軍農尙困乏。何況牽船徒。自古食爲天。無食良可虞。所賴豈有他。一飯真區區。

重陽泊天津登芥園小樓

樹老寒蟬斷。斜陽獨倚樓。浮雲連渤海。新漲下漳流。挽粟能歸庾。來船任觸舟。迴帆天氣好。祇是已深秋。

甲戌

春草軒詠春草寄仲嘉二弟

淮陰二月艸萋萋。帆影車痕上碧隄。節鼓春回行馬外。尋詩晚出射堂西。池塘雨過人猶夢。河朔風和綠漸齊。愁說微山湖水盡。香蘅芳杜滿新泥。

與王柳邨處士豫丁柏川觀察淮方靜也茂才士傑焦山僧借菴同立焦山書藏詩以紀事

書賴名山藏。山向古書觀。禹貢述爾雅。桑欽亦傳授。嶽鎮若非書。其名久舛謬。我昔立書藏。錢塘沿靈鷲。茲復來江南。焦山藏新構。焦山本譙山。人罕識其舊。於詩見江淹。於典稽杜佑。樓倚椒山祠。正氣充宇宙。周漢二鼎間。常有海雲覆。鶴銘殘字多。編列箋廚富。萬卷壓江濤。千函寄烟岫。付與詩僧收。何異長恩守。況是仁者靜。山壽書亦壽。千載傳其人。更有史遷副。

賀翁覃谿先生重赴甲戌科恩榮宴

弱冠科名花甲周。新恩重得會瀛洲。三春補赴瓊林宴。

先生壬申會榜在九月。

萬卷真傳石墨樓。

先生之學淵源於黃氏萬卷樓。先生自有石墨書樓。

錫爵自甘遲二載。

辛未科。元等在京師。即議先生應與是科之宴。先生以壬申尙少一年。願以甲戌科遲二年與宴。計六十二年矣。

著書人好共千秋。

先生謂前甲戌科多著書之人。元謂今新甲戌科如劉廷

綠等亦能著書者也。

先生學與精神合。試看江河萬古流。

過珠湖草堂用白題射鵰圖舊韻二首

扁舟入珠湖。帆共湖雲飛。浦溆自回繞。蒲柳相因依。被暑得微涼。輕風生葛衣。憶與草堂別。七年今始歸。羣從昆弟來。欣然意無違。羨君遠城郭。蕭然無是非。鷗鷺狎湖水。不向江外飛。泛泛蘋藻間。烟波常相依。羣從棹湖月。夜披白苧衣。念我宦遊人。故里偶一歸。在外十九年。情僞尙多違。相念且相勉。行年應知非。

夜宿雷塘墓菴

離鄉遠遊子，常悲歲月深。一朝暫歸養，汲汲惜寸陰。茲來得展墓，仿佛同此心。敝廬僅一宿，徘徊戀舊林。暮愁夕陽墜，曉迫明月沈。夢魂詎能定，毛色忽已侵。逮存慟時昔，靡盬念斯今。行行重回顧，涕泗空沾襟。曉發攝山

秋光縹渺最高峯，石徑雲霞疊幾重。二十九年人再到，松嵐更比舊時濃。

雨後過青陽五溪登望華亭看雲中九華山

九華著奇秀，遊眺昔未曾。巒入夢，烟霞填我膺。今來五溪上，駐馬試一登。是時秋雨後，雲氣猶鬱蒸。九峯在何許，訪及溪上僧。僧指深雲中，恍惚見未能。欲待難久待，應憎誰敢憎。天風霍然動，雲勢初翻騰。乍開若擘絮，驟破疑裂縑。忽於白雲隙，迸露青峻嶒。有如九老者，山顛降且升。隱隱松風際，時見笠與簷。有如九遊女，簾捲窗暫憑。烟鬟曉未整，墮馬堆鬢鬢。又如水蒼玉，琢出青丰稜。又如碧茵萐，朵朵波上凌。九峯不齊見，三五互減增。將藏意欲秘，復見態轉矜。屈指知第幾，注目窮多層。徘徊涉江去，回首秋光凝。九華憶古二絕

九峯縹渺一雲連，朵朵蓮華碧上天。試把山光比詩思，飄然真似李青蓮。顧野王時，此山名九子山。唐李太白始改九華之名。

雲中一一出青尖，風力誰能似此銑。欲與荆公鬪詩筆，故應好處是修纖。王介甫九華山詩云，盤根難巨壯，其末乃修纖。

舟過小孤山

淼淼潯陽九派流。波心清滿一峯秋。獨撐江漢成孤注。遠壓金焦在下游。活翠巖邊霜葉樹。淡紅山頂夕陽樓。乘風破浪尋常事。但惜仙磯未泊舟。

冬至日雪窗偶成

南土候多暖。今年特地寒。朔風過彭蠡。快雪似長安。爲此陰晴計。端因稼穡難。稍閒聊自慰。戾氣淨餘干。

登滕王閣

千年詩序至今存。誰見當時櫓戟尊。爲有大文射牛斗。才教高閣老乾坤。棟雲簾雨復飛卷。彭澤臨川相吐吞。倚檻獨思百城寄。寒江極目靜無言。

詠十三金石文房

以唐文泉子紫石硯。硯匣上嵌漢貨布。以漢五銖泉范爲墨床。以漢宛仁小弩機爲水池。以漢印鈎爲水匙。以漢尙方辟邪銅筥爲筆筒。以宋王晉卿鏤金鍊匣爲墨匣。內貯長壽半鈎唐魚兵符。以梁大同隋開皇仁壽唐會昌四造象爲筆架。共成一盤。以供清賞。

齋中積古最精摯。一尺檀盤事事全。金石文房十三器。漢唐北宋二千年。案頭舊榻銅花細。筆下新生墨彩鮮。翡翠珊瑚皆避席。好同歐趙共清緣。

甲戌除夕接雷塘庵僧心平書詩以答之。

勞勞已終歲。今日少務閑。靜坐玩窗影。積雪何增寒。言念君恩重。肩力懼未殫。忽來詩僧簡。古院憶木蘭。我家雷塘墓。去院數里間。登樓原可望。中惟隔一山。墓廬有梅樹。神道開松關。當茲歲云暮。夜雪飛漫漫。復念千里外。豈不心爲酸。簡中何所語。蘇亭多喜懽。上言墓木好。下言民食艱。民食聊相助。墓木常相看。揚州旱民甚饑余已捐助粥賑更加助於近墓之貧戶寫詩代答簡轉問竹平安。

乙亥

齊侯壘歌

此壘銘在腹內。十九行。一百六十八字。乃齊侯鑄賜田洹子及其妻孟姜之器。洹與桓通。借字。汪容甫所藏陳逆簠又作桓子。音同則假借無定。銘辭有奉齊侯受命于天子曰爾期璧玉樂舞壺。鼎鼓鐘用綴爾大舞。鑄爾善斲用御天子之吏。洹子孟姜用祈眉壽等字。語工字古。銅堅而黝。色澤絕似焦山之鼎。余昔購之安邑宋氏葆醇。

於戲此壘乃齊景公之所爲。賜與田桓孟姜寶用之。雲雷纒帶交陸離。獸面兩耳雙鑲垂。篆在腹內難揭槌。一十九行列銘辭。璧玉樂舞鐘鼓司。聽命天子曰爾期。洹桓假借古無疑。萬年眉壽爲爾祈。太嶽姜氏育有嫺。再世遂至穉孟夷。五世洹昌應卜龜。受此器者田乞簠。鳳皇于飛陳厚施。晏子諫禮知齊衰。此壘

之鑄當此時。玩辭可見公室卑。孔子請伐扶衰姬。此疊屹然竟不移。尙父祚短弱尾旗。不抵虞韶傳至斯。精金堅黝眞簠彝。百六十八字畫奇。歷三千年文在茲。我姑酌彼還哦詩。

兕觥近時罕見。余歲文父乙兕觥。如爵有蓋。上有兕頭雙角之形。器蓋皆有九

銘。字

齊侯疊歌

常生

疊乃酒器形如壺。郭注爾雅曾辨諸。其別有五小曰坎。餘者爲疊名無殊。古人祭祀及朝享。用備尊彝。致精爽。天子飾玉諸侯金。義別尊卑著天壤。吾家積古古物多。爵觚觶角紛搜羅。酒器前後共廿六。哦詩久已同摩挲。後得一疊更權奇。形符古制雙耳垂。兩環繫耳吐饕餮。古氣磅礴盤雲雷。雷疊聲近義取此。孔疏訓解得古旨。疊口銘辭十九行。環列直下疊腹止。口小腹大摹揚難。銅花青照江水寒。篆文百有六十八。猝難釋辨非彫殘。吾師椒堂朱駕部。摹篆秋堂博三古。孔悝讀銘未云多。張敞識鼎豈足數。嘉慶甲戌季冬時。吾父拓寄請釋之。雄文奇字句怙屈。一朝識破無度詞。首列齊侯疊數字。用錫桓子作彤器。桓桓偕聲古通借。乃知此爲景公制。自古人臣著勳績。始制彝器答宣力。桓子無宇齊奚功。曷禱萬年加寵錫。我憶景公當是年。公室已卑陳氏專。五世其昌協筮卜。齊國之政將歸田。若使景公早此鑑。或知守禮思憂患。何至失刑陳厚施。晏子自晉歸納諫。此器已兆齊祚移。嬌育于姜其代斯。吾撫此疊再嘆息。永懷還誦全疊詩。

伊墨卿太守兼授由闕赴都過南昌賦別

夜雨尊前酒新晴柳外鶯洪都三宿住淮海十年情子子皆孤子嚶嚶是友生此行廣陵郡一路埭棠清

嘉慶乙丑余丁憂回揚州時墨卿同年爲揚州太守旋亦以憂去官

用余家瓜洲紅船爲式在南昌造船以爲救生諸事之用瓜洲船乘風歸去三日至瓜洲矣

南人使船如使馬大浪長風任揮灑紅船送我過金山如馬之言殊不假我嫌豫章無快船造船令似金山者鄱湖波浪萬船停惟有紅船舵能把洪都三日到江都如此飛帆馬不如

夏夜雷雨題楚夜雨雷鐘銘宋揚本冊

楚夜雨雷鐘鐘鈕鑄雷神之形銘在鐘裏篆跡雄古宋政和中出于武昌後歸秦檜家今冊中舊揚乃王復齋所收北宋本也豫章暑雨應時農田大稔清宵聽雨偶題長句

豫章農田正愁暑團團升雲常夜雨西山夜半轉雷車天遣雷公伐雷鼓雷公像象在楚鐘政和揚本墨尚濃篆跡蠹蝕宵雷勢每疑夜雨騰蛟龍我摹鐘文三歎息濕染千年墨雲黑何時墮地見雷神雷神象見論衡搜神記鑄象書銘傳芋國今年雷雨動滿盈有雷不震民不驚涼宵淪茗看古篆雨聲喧隔譙鐘聲

夏夜

新月淨如洗。夜花涼若秋。風前雙燭地。露下一螢流。暑氣清將減。詩情淡不收。竹床與蕉扇。歇得半時愁。

讀吳穀人前輩錫麒有正味齋續集卽用見寄原韻和寄

七年浙海障橫流。常向先生借筆籌。

浙海多盜。元前後七年辦軍。先生常以籌策見示于詩。

相邸詞垣思早歲。

己酉庚戌間。先生爲那繹堂尙書之師。館阿文成公第中。元與繹堂

同年往來。得見先生。

選樓講院憶今秋。

先生今住揚州安定書院。距元家隋文選樓最近。

壽高雅喜詩逾健。政拙還驚句未酬。此夜雨牕秋燭底。新

編如與話綢繆。

題雪窗圖卷用去年韻

去冬今春雪太多。甚寒慮有沴。及五月麥大熟。且多雙岐者。秋稻亦大熟。斗米較上冬賤百餘錢。始知宜寒也。乙亥冬甫至小雪節。又甚寒。得二寸之雪。喜題卷中。

雙岐多秀麥。方識雪宜寒。斗米百錢賤。萬民千里安。驚心歲佳苒。著手事艱難。又喜一年雪。何妨非意干。

丙子

正月八日立春游百花洲

較雨量晴又一年。課農餘事課花田。

時補栽花樹。

偶來水木雙清地。疑到蓬壺小有天。香破早梅知嶺近。綠爭

高柳見春先。塵勞自愧詩懷少。半日能遊便似仙。

小園蝶夢憶芳辰。如此林泉也暢神。四面樓臺皆近水。一家筆硯共吟春。香初茶半留連處。山色湖光滯
蕩人。莫使宦遊忘物候。度江一十二番新。余在江南見十二春。

春雨

半月暢春晴。翻生望雨情。東風變雲氣。密雨下江城。遙想匡廬上。應多瀑布聲。湖山一千里。處處起新耕。

百花洲春晴

曉來濃霧滿江城。緩緩春光滿滿晴。過午日酣風氣暖。水烟山翠不勝情。

百花洲課士作得花字

城裏瀛仙館。湖東隱士家。山林騰嘯詠。水木滿清華。孤嶼亭亭立。圓波面面斜。樓臺雙有影。風月四無遮。地領千年勝。人栽百種花。衆香深雨露。萬色動雲霞。過客多題壁。春行偶散衙。莫教芳樹下。忘却課桑麻。

以沈檀爲勾股形筆筒。嵌鏡於其弜處。卽以爲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

豈獨管爲城。兼因硯作屏。開奩迴玉照。脫穎破春暝。石洗池分鏡。花生筆有瓶。墨光浮潑灑。燭影射瓏玲。雅製宜宵課。新詩抵篆銘。兒時書味在。還憶一鐙青。

題金帶圍花開宴圖

老圃秋容儘自誇。春風何事弄繁華。誰知誤煞蒼生處。卽是四花中一花。

將由豫章赴中州過廬山作

廬山高連天上雲，雲天與山殊不分。香鑪峯裏雲氤氲，朝霞暮靄何紛紛。

香鑪峯在嶺半，嶺高于峯，且嶺勢阿曲，向西北而峯居其中，其形殊不似香鑪。

但其中雲氣常瀟生如香烟之出鼎，乃悟古人所以命名者以雲有也。

我行百里廬山麓，遠嶺青青近峯綠。東林秋落白蓮花，却向溪南望山北。

余家

舊藏文徵仲摹李伯時白蓮社圖，此圖畫法出于晉唐舊本，尙非伯時所創社，倚崇山，溪遶其外，今東林寺在澤北，而寺後無崇山，殊不似此圖。余在寺門望山久之，乃悟晉蓮社乃北向背山者，向南而望，與圖酷似，今東林寺與之相反矣。

山北香山

舊草堂，惟留古木森豫章。

香山草堂已無一橡，惟留唐木一大株，數十里外森然可見。

西風嫋嫋下木葉，隨雲飛過天池旁。天池岩壑不能

到，勞人空使山靈笑。昨因霖雨拜疏來，長願山靈答明詔。但是西江憂旱時，定發雲雷灑龍瀑。

廬山舊不列于祀典，今年

夏旱，余撰文祭禱之後，遂出雲降雨，七月將卸印時，拜疏爲山神請封列祀典，且祈永致作霖之應，奉旨封薄福廣濟神號。

大梁丙子立冬後一日，即得雪四寸，再疊雪窗圖韻。

瑞雪迎冬早，梁園氣已寒。吏民共清靜，川嶽各平安。願得來牟熟，何愁撫字難。夜窗重展卷，素食詠河干。

治大梁撫署後園偶題

昔年鐙火笙歌地，今日荆榛瓦礫場。特剪荒蕪開舊圃，旋修破碎得虛堂。臺基高處宜登眺，案牘閒時竟坐忘。士瘠難栽好花樹，春來擬插百垂楊。

臘前三日將出都與野雲山人同宿萬柳堂覺性開士方丈曉行賦別

承恩辭九隄奉節戀天閭。幾日肅馳驟。今夕聊徜徉。稅車過蕭寺。晚飯來柳堂。山人興還逸。開士意亦長。是時近佛臘。永夜同僧房。空庭澹落月。古木含清霜。地鑪石炭煖。紙窗律燭光。齋廚出寒蔬。禪榻薰篆香。境僻息羣動。意深難坐忘。爲言五載別。屢泛千里航。頻年憂漕水。兩度歸雷塘。彼旣慮寇近。此亦恐盜藏。

滑臺快擊滅。

時邵東甫同年治豫近在東南郊外予過之談笑西滅滑賊之事

碭山謹禦防。

癸酉冬予亦調發漕標將士防禦于蕭縣之間

語長緒往復。事過猶慨慷。前春

補柳處。近在冰池旁。春深野桃紅。秋高離菊黃。停雲寄書卷。賦雪留詩囊。蹤跡昔清遠。須眉今老蒼。短夢暫欹枕。曉鐘已趣裝。征途送遙目。離念縈中腸。

十二月過趙州茶亭僧舍

五度凌南走驛車。衝寒冒暑過僧家。買絲客去休澆酒。餬餅人來且喫茶。午喝未忘曾熟炭。雪途還記得浮瓜。請看老衲惟閒坐。尚把星霜改鬢華。

丁丑

春日安陸道中題王鑑畫楚山清曉卷

我藏舊卷圖。楚山畫清曉。身未到楚山。安知此境好。今春來武昌。苦雨意殊惱。寒食渡江去。漸覺春雨小。行入竟陵西。陰雲豁然埽。近嶺已飛飛。遠峯猶裊裊。是時東方明。旭日將加卯。蕩漾平湖烟。低向山根遶。

新霽氣逾清。若浮海中島。一片綠沉沉。強半是春草。烟淨湖水明。山影向湖倒。碧鏡舒黛眉。繪事遜茲巧。連村柳色多。入麥菜花少。宛轉登山樵。翩翩出巢鳥。始知望山色。城中苦不早。鼓楫下滄浪。青青猶未了。橫看數百里。巨幅展江表。

續輻手卷。宋人名之曰橫看子。

夔陵峽口望蜀江

岷江本是願朝宗。底事巴西繞萬重。峽口山光青似劍。荆門水勢白如龍。吳船快放三千里。蜀客愁歸十二峯。莫問猿聲在何處。綵雲可待種芙蓉。

荊州懷古

紀南山外古荊州。一片江城渺渺愁。春夜梅花沙市月。西風荷葉渚宮秋。蕭梁書盡名猶在。巫峽雲來夢可留。豈有才人不惆悵。未應王粲獨登樓。

泊調絃口

布帆安穩楚江天。橘樹花香野堠前。南望洞庭好春色。華容山碧水調絃。

荆襄雜詩九首

羊杜祠

羊杜督軍事。被服皆雅儒。襄漢據上游。用此終吞吳。漢石有婁壽。晉碑何遽無。

襄陽漢婁壽碑。今尚有搨本。晉碑謂羊公杜公三碑。

鹿門山

隔水鹿門山。沙漲漁梁渡。渺渺滄浪間。隱君從此去。遠岫多松雲。鬱積幽人趣。

襄陽城

漢水以爲池。蕩蕩本天塹。何以三千年。屢見攻與陷。守取在人謀。慎哉以古鑑。

大隄

春風吹漢水。日落峴山西。我自城東來。青旗繞大隄。蕭然何所有。芳草空萋萋。

唐以前都關中。襄樊爲水陸最繁之處。故繁華也。

武當宮觀

寥碑五百載。樓觀猶堂堂。老桂綴青子。春松生古香。羽士無反側。任爾耕武當。

所遇遇眞玉虛宮及各茶庵。皆有古樹。周庵老桂高出三層樓上。永

樂嘉靖玉虛宮四碑。皆高三四丈。道士依各山者以千計。皆佃民種山以爲生計。時襄鄭觀察請減汰道流予否之。

鄭中山

鄖竹萬疊山。民在山深處。賊平民微砦。更造新屋住。墾山復種田。春深麥遮路。

白蓮賊往來鄖竹之時。民多逃亡。或結砦山頂。本不似前明流民與

賊相附。今賊淨民安。連遇豐年。民焚老林。墾山種麥及包穀。多造新屋。情頗安樂。

古郢都

橫江猶未極。歎息此郢中。章華在何許。禾黍空故宮。惟有屈宋辭。萬古流春風。

荊門蒙泉

紛紛春月白。沉沉夜山青。鳴泉出石竇。清渠抱幽亭。何必登高臺。始講蒙卦經。

山半有陸象山講經臺。余謂蒙爲出泉之象。有冒勉長進之義。故象

謂果行實德。非專謂童禪愚蒙也。一卦之象。不專一義也。

赤壁

千古大江流。想見周郎火。草草下江陵。匆匆讓江左。縱使不東風。二橋亦豈鎖。

靜春居三國志疑年錄。謂曹操最感橋太尉之恩。引爲生平知己。亦

壁之戰。二橋年皆三十以外。操豈有鎖二喬之心。杜牧之詩。是爲失言。

寓園聽鶯

繁林千樹合。夏氣一山清。連巢亂絳羽。倚戶得嚶鳴。百轉猶未已。雙柑殊有情。羨彼谷居者。交交朝暮聲。

閩洞庭水師畢登岳陽樓

木葉西風外。秋光滿洞庭。波平萬頃白。露肅千山青。遠浦一何澹。此心相與凝。戈船人散後。楚客自揚靈。

望君山

終古君山色。蒼然壓洞庭。橘烟寒鬱鬱。竹雨夜冥冥。蘭芷因騷佩。魚龍伺樂聽。莫教徒鼓瑟。多恐泣湘靈。

丁丑九月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瀟江夜雨連湘潭。午晴雲氣餘秋炎。南行不似重九後。風和川靜如春酣。山村竹隄路百轉。再宿始到南岳南。入廟拜神謝且禱。今年有雨無不甘。更願神功福三楚。豐年屢協魚旛占。餘閒躋勝上石廬。羣峯按圖相間探。磴高嶺仄下馬走。逐隊扶過肩輿籃。大門臺石作壁壘。上封鑄錢爲瓦簷。飛流直下絕磴底。千年不卷珍珠簾。風高氣緊殺凡木。但能擁腫生松杉。攝衣步上祝融頂。雲開石出何巉巖。七十二峯四千丈。眼底一一森青尖。昔聞湘中望衡岳。舟行能識九面巖。我今遠從巖上立。那見葉葉湘中帆。惟見帶水自轉折。一條白氣相吞吐。蒼梧地荒禹跡遠。山中近事差可談。少陵側身歎朱鳳。昌黎擲琰多憂讒。鄴侯結廬在何處。烟霞留與張文潛。南軒新安雪中住。直同文定通洛瀛。此外仙釋殊不少。我心鈍拙安能參。峒巒有碑索不得。奇文曷出楊升庵。名山自念久遊歷。歲月動與行蹤添。嵩高二室昔禱雨。泰岱日觀早具瞻。竭來雙髻雖未白。霜色強半生我髯。登峯幸門腰脚健。不扶銀鹿身猶堪。鴻雁若迴試寄語。吾於五嶽今登三。

唐懷素綠天庵

蕉菴在何處。曲折入繁林。秋暖無黃葉。徑幽多綠陰。壁間狂草在。石上古苔深。安得住三宿。清宵聽鼓琴。

過浯溪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帆隨湘轉尋浯溪。登岸欲摩唐宋碑。密林接葉山徑寂。青蟲當路垂秋絲。橋邊清波眼到底。亂石鑿鑿藏魚兒。蒼崖百尺懸于西。削成絕壁鳥不棲。碑乃魯國之所寫。頌乃次山之所爲。三千里外有水部。十四年後無太師。人賢地勝文筆古。過客墨揚爭灑揮。壁立積鏤屹不動。安者見安危見危。江湖豈獨漫郎宅。又遣山谷來題詩。各人忠愛各朝事。大都楚澤騷人辭。事有至難最可歎。靖康俄與靈武隨。惟有溪邊古漁父。欸乃湘烟無所悲。

過瀟湘合流處

零陵城邊黃葉渡。柳侯祠前多竹樹。布帆無恙掛西風。正是瀟湘合流處。瀟湘秋水徹底清。碧山如黛照波明。隨波轉望忘世情。翠鳥趁魚時一鳴。

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避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

湘源山下借僧廬。翠嶂清流古畫圖。夜雨瀟瀟聽斑竹。曉雲夢夢望蒼梧。初冬黃葉猶依樹。百里青松盡

引途。夾道古松。蒼蒼蓋天。百里不斷。舊名爲引路松。其間又多雜以丹楓黃葉。

怪底古人遊興好。騷鸞飛過洞庭湖。

兼謂文公呂仙曹公范石湖。

擘經室四集詩卷十一

丁丑

桂舟三章章四句

毛詩風雅多三疊換韻之體。古人唱歎必三疊而歌之。而後人罕效之何也。丁丑季秋。由楚入粵。

疊桂舟三章。聊學風詩換韻之體。

桂舟千里上巴陵。細雨斜風過洞庭。岳陽一望碧波遠。愁絕君山相對青。
桂舟千里溯瀟湘。細雨斜風橘柚香。合江一望渌波遠。人意詩情誰短長。
桂舟千里達湘灘。細雨斜風下九嶷。峽山一望白雲遠。南海西江相見時。

登沙角礮臺。閱水師畢。卽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外洋。看大嶺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閱香山兵。因題船額曰瀛舟。

茫茫沙角外。巡海一登臺。潮向虎門落。舟從龍穴開。瀛帆乘夜月。火礮動晴雷。回楫澳門外。西夷迎節來。

夷人奏夷樂迎瀛舟。

戊寅

初食荔枝

廣州五月天清霽，荔枝園中摘新荔。碧葉猶連翡翠枝，紺苞急綴珊瑚蒂。尤物由來不易得，久遣詩人譽佳麗。我今飽噉復何難，翻覺古人心太契。味中嫌帶醴酪香，

新荔中微覺有酒氣，故白樂天云：甘酸如醴酪。

竟難微醒入柔脆。我性

粵人以檳榔扶留藤葉，雜以糯殼灰共食之。

節樓前木芙蓉

樓前幾樹木芙蓉，看到初冬更覺紅。海暖竟無霜可拒，堂高本有日常烘。千枝次第開相亞，三色參差變不同。最是晚晴廊下坐，一家人在此花中。

詠玻璃窗

紙護窗櫺已策功，玻璃更比古時工。虛堂密室皆生白，曲榭高樓盡避風。尺五天從窺去近，一方垣許見來同。儘教對鏡層層照，不用開軒面面通。疑畫幅裁花爛漫，勝晶簾卻月玲瓏。常留淨几香烟碧，分射深廊蠟炬紅。隔斷寒塵明湛湛，看穿秋水影空空。雖然遮眼全無界，可是身居色界中。

肇慶七星巖下校武望石硯山

星巖何嵯峨。石室有仙殿。山南閩武場。陣馬得平甸。歲賓節小雲。溫暖猶持扇。出城風滿旗。入埽草鳴箭。東南斧柯山。峽對羚羊轉。明霞冠翠微。流露龍光現。石氣韞生輝。文彩相與綢。儼若几案列。硯山當吾面。直使古今筆。共此一巨硯。踏天工如神。篝火巧剗剗。星暈結三巖。水肪截萬片。官求戒騷勞。民取任利便。新院多摘燥。割賣竟殊賤。吾家舊紫雲。知自茲巖鑱。今日置船窗。似人返鄉縣。忠義老磨研。古人可想見。伯玉亭節相。寄示臨安半夷紀事詩書。荅二首。

元老奮天戈。平夷埽穴過。將軍依大樹。百姓種新禾。斬閭勞諸葛。收徵倚伏波。若非公速捷。吾亦饒牂牁。
時粵西亦防江。

同備宮寮後。懷人三十年。使車久離別。詩硯各磨研。吾鬢已非昔。公顏豈似前。何時同翦燭。重話菊花天。
昔與相國同官。謫守時。秋冬間。齋宿種菊滿庭。余故有一枝軒菊圖。

自梧州泝灘江經龍門劍窖之險

桂林山南衆水聚。聚水成川必流去。穿谿破峽抉石開。百折千回自成路。此路惟許清灘通。誰使連舟向灘泝。天寒水落石更出。直下龍門如瀑布。水底森然劍戟多。石與水爭激生怒。來船不戒偶一觸。立見欹沈亦何遽。逆行雖難尙少虞。順水飛流每多誤。去年鼓棹險不知。今日重來人始懼。我家珠湖烟水平。小

艇忘機落鷗鷺。過灘人倦夢初來。夢到陂亭狎鷗處。余家北湖有三十六陂亭。

桂林微雪疊雪窗舊韻

桂館逢殘臘。居然刻意寒。山情太奇峭。民事本平安。集散一何急。迴春應尙難。嶺雲殊惱意。繁壓碧闌干。

桂林除夕憶雷塘庵僧心平

每當歲暮多風雪。是憶雷塘老衲時。雲色昏寒低石馬。濤聲鳴咽起松枝。墓門梅樹開猶未。精舍蒲團坐可知。本不能如僧伴住。桂林何況隔天涯。

己卯

隱山三章章四句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於城西唐李渤所闢之隱山。登降周回。串行六洞。袁泉韻碑。竟日始返。竊以爲此一日之隱也。

隱山之峯。邁軸可容。一日之隱。客不能從。
隱山之北。覆巖幽澤。一日之隱。栖此泉石。
隱山之中。雲岫四通。一日之隱。我辰所同。

八念

我念雷塘北。庵樓對漢陂。

雷塘卽漢書雷波。雷陂卽雷波。

松楸阡外路。霜露墓前碑。每遇歡華境。常思闊淡時。昔年翹足臥。

幽獨避人知。

右雷塘庵

我念選樓下。廊虛窗復深。詩書秋客意。金石古人心。自我閉門去。是誰憑檻吟。卻留經詁在。聊復擬珠林。

右隋文選樓

我念珠湖岸。先人舊草堂。到門布帆落。曳屐板橋長。偶捕鮮魚煮。旋舂新稻嘗。農鄉好風景。那得久相忘。

右珠湖草堂

我念祠樓上。西窗對墓田。

僧度橋祠樓。西望陳家橋祖墓。及江夫人墓。皆二里內。

小橋橫白水。老樹帶蒼烟。歸夢曾三宿。鄉心在百年。杜

公有圓石。敢與郭香鑄。

墓刻華山碑。在樓下。

右北湖祠樓

我念平山路。清溪十里源。如將萬花谷。并作一官園。烟月家家舫。樓臺處處門。卅年閱川嶽。邱壑不忘鯤。

右平山

我念康山上，高堂出女婢。舊題思白筆，雅集曝書詩。竹馬曾遊處，蒲帆屢過時。故家惟此在，悽絕失蘭池。

亡室江夫人家園有蘭池，今兄弟無人。園池廢失，惟此山爲其從弟家耳。

右康山

我念曲江曲，亭中王子猷。詩鈔千卷富，竹看萬竿修。紅雨桃花漲，黃雲稻葉秋。所思殊邈邈，曾此泛虛舟。

詩人王柳村居江洲，予結

曲江亭，柳村選詩千卷。

右曲江亭

我念木蘭院，廢城陷故宮。一林黃葉樹，千載碧紗籠。禮塔思坡老，聞鐘談敬公。墓庵殊不遠，香火老僧同。

唐木蘭院，卽王播題詩處，離雷塘墓

庵不遠，院僧心平兼管墓庵，常住之。

右木蘭院

登桂林棲霞巖隱山諸窟洞

奇峯陽朔盡如簪，一路簪峯到桂林。

韓文公有帶水簪山之詠。

足力尙能躋此勝，山容真可駭人心。隔林已見星門迥，渡

水方知石寺深。銷盡寒雲飄盡雨，春光猶覺碧森森。

出岫雲霞入岫風，巖皆有洞洞皆通。敢來月窟天根裏，竟到山腰地肺中。九曲穿行人似蟻，兩頭垂飲石如虹。偶因尋得桃花路，東洞外多桃花不料潛過絕壁東。

春風幾日滿天涯，平野村林盡有花。流水晴光更搖漾，夕陽暖翠不成霞。人齊飛鳥高千尺，城象盤龍抱萬家。爲喜盛時蠻崗靜，佛泉宜煮獮溪茶。六洞唐賢共隱名，何能吏隱臥山城。但教識得林泉趣，自可消除市獄情。道路會須還坦蕩，峯巒毋乃太縱橫。驂鸞頗憶衡湘北，萬頃重湖一掌平。

桂林春望

榕門二月雨餘天，曉霧新晴嫩可憐。山色淨時烘暖翠，李花穠開鬱春烟。閉門豈是陳無己，懶讀將同邊孝先。不爲秀峯留我住，豈崙關已著吟鞭。

桂館春夜初晴

才見春宵晴後天，流連光景未能眠。月如停處常頭近，風到和時撲面圓。廢圃竟無花一朵，荒堦惟有石千拳。閉門守黑猶非妙，白不須知是妙玄。

憶江南春

五嶺數千里，氣候判南北。廣州三冬時，雜花已春色。花色既不穩，香氣亦頗齷。入春每驟暖，否則冷雨逼。

今春在桂林。寒氣更鬱塞。不見韶光來。常愁嶺雲黑。中惟三五朝。放晴雨暫息。桃李強自開。豈敵風雨力。江鄉春最暢。花事苦相憶。風日暄和時。香重豔何極。斜陽踏芳草。光景舊省識。始悟江南春。明媚不可得。送春日去桂林

人在天涯送遠春。遠春還送欲歸人。風光漸埽纏綿雨。雲水原隨淡宕身。玉筍峯多通桂驛。木蘭舟小望榕津。祇憐花事成狼籍。那有殘紅上繡茵。

柳州柳侯祠

柳江猶抱柳侯祠。定是風光異昔時。青簪綠荷非舊閫。黃蕉丹荔有殘碑。徙移故蹟頻消瘴。想望高樓合詠詩。多少文章留恨在。鶯啼花落又羅池。

龍賓道中

柳南山水接龍賓。更度牂牁問遠津。青草氣香疑有瘴。綠榕陰重惜無春。當年木客曾詩客。今日猿人是稻人。四月畚田耕種畢。此間久已不文身。

上林道中

木棉林外鷓鴣聲。人與青山相抱行。三面翠屏方罨畫。一行白鷺更分明。烟清斥埃郊軍射。水滿畚田獵婦耕。自古百蠻驕遠徼。莫將容易說昇平。

由賓州至邕州。過崑崙關。觀狄武襄進兵處。

宋史狄青余靖廣源州蠻等傳。載青破儂智高事甚詳。李燾長編曾鞏雜錄。所載亦爲得實。惟沈括夢溪筆談一段。爲世人所口炙者。余昔嘗疑之。今親至邕州。知其侈也。筆談言智高守崑崙關。按上年十二月。鈴轄陳曙戰敗于金城。金城在關之南。曙兵弱而少。若智高固守關。曙必不能至金城。惟智高狃于金城之勝。所以更不分賊在此爲守備。故曾鞏雜錄。載青之言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筆談又言。青值上元。大張燈燭。欲燕飲三夜。次夜二鼓。青稱疾潛出。至曉。塵客未敢退。忽報是夜三鼓已奪崑崙矣。此亦謬也。余今由賓州九十里至關頂。由關頂四十里漸落平地。爲金城寨。由金城至南寧府。卽邕城。尙有六十里。而歸仁鋪距城北僅二十里。若武襄十六夜二鼓出賓州。豈三鼓卽能到關。賓州又何以曉卽得報。今以道里及時日推之。必是十六日暮。謀已報關。無守備。武襄遂夜冒風雨而出。卽使騎速。亦須五鼓到關。方夜出時。必留密令。令步兵十七日曉發。非奪關後返報也。步兵約十七日午後可到關。夜可至金城。十八日曉行。午前后可到歸仁。所以一戰卽暮也。狄青傳。亦惟言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耳。所言飭者。自是指在後之大軍而言。固未言張鐙爲三徹夜之燕飲也。武襄到賓。卽斬失律者三十二人。而陳曙之敗。余靖實迫之。武襄不能罪同列而斬其次。所以桂人哀之而立廟。王明清揮麈後錄。有蘇東坡謂陳

崇儀死非其罪之語。夫斬將士至三十二人之多。雖曰明罰。然旋爲三徹夜鐙燭之燕飲。恐無是情。藉曰僞示賊以暇。恐賊謀未聞。而軍心先惰。故示具五日糧。元宵犒兵。或有之。三夜鐙宴。座客待曉。武襄未必如此。沈括所談。非盡實矣。余觀崑崙關不甚險。惟山谿迴複數十里。宜防伏兵。謀者非祇謀備關與否。尤以謀有伏與否爲急。若有備伏。遂不進乎。余思武襄必有佯攻正道。潛兵越行間道之計。今按賓州西南行。由武緣本有路可達南寧城。特多百里耳。又按余靖平蠻京觀碑及平蠻三將題名碑。皆言正月己未。青至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宋史仁宗紀則以爲戊午日。當以碑爲得實。宋史皇祐五年正月壬寅朔己未。正是元宵。後三日乃正月十八日也。余靖碑誌又言追奔十五里是也。宋史狄青傳言追奔五十里。亦誤也。由歸仁至城僅二十里。此碑之所以勝於史也。

皇祐三年冬。武襄入西學。蕃禁合士兵。師集歷三月。文臣不相牽。宦官不相軋。三十二罪人。毅然縛而殺。曙敗靖迫之。有廟祀鈴轄。一戰大功成。軍制明賞罰。我今來賓州。武襄所頓歇。豈爲宴上元。必待謀而發。我來崑崙關。武襄所夜奪。謀知賊無備。靖河未及察。若其備伏嚴。此險難直達。間道在關西。作攻且潛越。我來歸仁驛。武襄所撻伐。山平蕃騎使。左右易馳突。賊氣失標牌。軍聲動刀鉞。此戰以馬上刀斧破步賊之標牌。我來邕州城。武襄之所拔。詰朝整旅入。智高已夜脫。武襄料賊明。騎蹴使步蹶。武襄在汴。已請蕃落數百騎。早定以騎蹴賊之策。武襄偵賊真。夜

出決倉猝武襄得地早過險勢莫遏武襄防患深不遽窮其窟戰結載史書雖曾識頗末若非見地形游談誤沈括

下橫州烏蠻大灘拜馬伏波將軍廟

鬱水貫烏蠻樓船舊此間伏波橫海去合浦旆微還人拜磯頭廟灘噴水底山笛師能撥險潑刺出江灣

嶺南荔支詞

男福注

嶺外書傳唐伯游

(蘇文忠公荔支嘆詩自注)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里十里一置五里一埃并騰死亡無益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元字伯游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王十朋蘇詩註引李)(注)云壽瑛後漢書唐元上書云伏

見交趾七郡屬牛荔支龍眼等鳥爲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云云(後漢和帝紀)元與元年唐唐上書陳狀軍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荷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教

太官勿復受獻

風枝露葉漢宮秋

(荔支嘆)風枝露葉如新採(三輔黃圖)漢武帝破南越建井荔宮井荔者以荔得名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

如何天寶年間事

(通鑑)天寶五載妃欲得生荔支

歲命嶺南馳驛致之

欲把涪州換廣州

(荔支嘆)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浩自註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進入(胡三省通鑑注)用蘇說

人道驪山驛騎長漫疑不是嶺南香渭河自古通扶荔

考唐時轉運由揚州入斗門渡淮入汴由汴入洛由洛入渭運入太倉嶺南貢荔當亦如轉漕之制連株成實輕舟快棹抵渭

南後摘實飛駝一晝夜可至長安矣若云馬上七晝夜必無此事

此路難瞞張九章

(唐書張九齡傳)其第九章(通鑑)天寶五載天下風靡以嶺南節度使張九章貢荔枝按貢荔之事應在此時(舊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廣州南海郡

土貢荔支。考東西川土貢皆無荔支。又樂志載南方進荔支事。若是蜀貢。當云西方。不當云南方也。又杜子美詩。憶昔南
海使奔騰進荔支。又云。南方每貢朱櫻獻。據此數證。已爲確實。況子美生於唐代。目擊其事。其爲嶺南之荔。更無疑矣。

尤物誰曾比荔支。（蘇詩初食荔支詩）不知天公有意無。遺此尤物生海隅。（蘇詩）又（荔支嘆）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
曲江風度那相宜。（唐書張九齡傳）宰執盛公卿。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

料應自悔初年賦。錯與掖垣人說知。（曲江集）荔支賦序云。南海郡出荔支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堪塊。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甚稱之。

新歌初譜荔支香。（新唐書樂志）元宗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支。因名曰荔支香。
豈獨楊妃帶笑嘗。（杜牧之過華清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

支。
牛。應是殿前高力士。（唐書宦官傳）高力士。潘州人。潘州今高州。最將風味念家鄉。

紅雲宴罷有降王。（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本紀）大寶三年。帝命荔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爲常。（宋史劉鋹傳）太宗
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銀和之。言朝廷威靈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座中。旦夕劉鋹元又至。臣等先來朝。願執廷

爲降王。馬。上珠鞍入大梁。（御批通鑑輯覽）鑑性巧絕。其寶貨燦然之餘。尙存美珠四十六顆。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鑑好工巧。儻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此果竟

難降得去。自應也號小南強。（十國春秋南漢中宗本紀）乾和十四年。周遣使來聘。帝欲盛誇嶺南之強。館接者遣使者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蓋譏之也。宋時後主入汴。諸臣不識牡丹。有朝臣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豈

不妨長作嶺南人。

（蘇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儋耳椰冠竟欲真。

（太平寰宇記）儋州居南海之中，漢置儋耳郡，以其人饒醴，其耳爲名。（蘇詩）在儋州有椰子冠詩云：更將空殼付冠師。

南食昌黎歸去早。

（韓昌黎集）有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一首，案韓此詩但言椒橙魚蛤之屬，未及荔枝。唐書韓愈傳：元和十四年，貶潮州，卽于是年移袁州刺史。

未曾買夏復探春。

（蘇詩惠州新年五首）

探春先摘樹，買夏欲論園。

端倪發出本天然。

（明史陳獻章傳）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獻章之學，以靜養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發出端倪。

顆顆明珠露下圓，靜裏工夫誰領得。江門

真有荔枝仙。

（廣州府志）江門海在新會縣城東北十五里。案：白沙講學于江門，世人稱爲江門之學，白沙嘗就荔枝樹吸其露，作詩云：我是荔枝仙。

不須誇署尙書銜，懷核歸來味共參。

（廣東通志）今學荔有名尙書懷者，乃明湛若水從楓亭懷核歸種于西樵。

此是白沙真種子。

（明史方孝孺傳）帝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

爲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甘泉浸得水枝甘。

（廣東通志）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一時學者稱爲甘泉先生。甘泉乃白沙弟子，粵中凡近水之荔枝，名水枝，近山名山枝。

賦得喜雨課兒擬作

得雨如何喜，民心造物知。疾雷消亢氣，雌霓展愁眉。慰切誠求後，情酬仰望時。欣欣方被澤，勃勃已忘飢。治粵憂歸我，名亭力在誰。還因天子德，優渥遍蠻夷。夜宿清遠峽，曉登峽山飛來寺。

嶺水願南歸。曲江故相曲。將與海通波。又受峽山東。新秋浪瀾瀾。清遠碧如玉。古寺何飛來。高出二禺麓。歸猿夜半啼。老樹終年綠。欲登阮險逕。截取伶簫竹。更陟雲臺峯。披雲望晴旭。頗覺此處山。必宜著我足。
北禺有阮險逕。多竹。舊志有羅隱書。雲臺二字。今不存。余補書立石。 此山閱世人。今古若飛速。人自去來耳。山寺無往復。

英德道中

殘暑難消白露中。蒲帆猶自趁南風。孤城古塔三叉水。遠雨斜陽半截虹。生翠石看羣玉染。泥金霞愛暮天烘。篷窗盡日閒如此。翻可行程著靜功。

度梅嶺

郵程猶畏暑。乘夜度梅關。雲氣更成嶺。星光能照山。事停心少靜。途遠力愁孱。試向梅花語。開時待我還。

貞林道中詠肩輿瓶中桂花

洪都體桂綻新黃。折向肩輿石路長。何異桂林三百里。行人步步得秋香。籃輿未肯留蓮社。五柳先生自有家。若是桂香應小住。料因不愛白蓮花。

過淝水

禹貢東陵。卽爾雅之東陵。阮。此大陵在大江之北。不應迷失。蓋東陵卽廣陵。自合淝水由巢湖入江。合肥地勢平行。至滁州清流關。江浦近江。爲陵之中。江都東及泰州爲委長數百里。此陵不與

安慶制漕相連，爲有淝水界之，甚分明也。禹貢曰：至于東陵東迤，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然則大江向東北流，將入海之處，最長大之陵，非此山而何？此山非東陵而何？古稱南北曰輪，東西曰廣，廣陵稱廣，正因東西甚長，至于東陵東字，則對四方之陵而言也。

鳳陽漲阻夜泊

洪流下商亳，浩瀚失平楚。野岸不知名，危橋泊何所。瑟瑟淮南秋，瀟瀟夜深雨。我亦感江湖，鐙前意千縷。那堪鴻雁聲，嗷嗷又遵渚。

宿趙北口

紫極星垣近望中，七千里路暢西風。得看兩次團圓月，才自南雄到北雄。

正大光明殿萬壽宴，蒙恩親賜杯酒，恭紀一首

萬壽稱觥金殿開，至尊手賜赤松醅。膝行前席依龍袞，首戴深恩仰玉杯。旣醉福年眞樂只，載歌颺拜亦康哉。敬將慈惠疆臣意，渥灑仁膏到越臺。

渡淮有懷河北諸公

九月黃流楚岸低，迴波又見下青齊。馬蹄去處皆秋水，鴻爪回時已雪泥。歸夢快醒湖墅上，停雲愁在沁

園向春深聽奏單。懷續好使桃花漲舊隄。

偕仲嘉宿雷塘庵樓

空山雨雪獨立時。何人至此方能悟。情迴意迴得返真。世俗那得知其故。松楸多風草多霜。暫來灑涕棲雷塘。臺門夜霧月少光。庵樓翦鐙寒對床。官遊光陰最飄忽。支枕阡岡能幾月。村屋荒雞叫明發。弟入江城兄往粵。此間寧還寧無人。豈換初心對華髮。

結蘇亭于木蘭院竹南古銀杏北

修竹圍若屏。古樹高如塔。木蘭北院中。綠陰翕然合。孤亭一筵新。茶竈復繩榻。風欄終日閒。吾不如老納。舉以屬坡公。相呼可相答。

選樓蠟梅

六載游踪未到家。春時每憶選樓花。今年得在樓前過。黃蠟梅開鬢也華。

偕張芟塘維楨步過渡春橋小憩倚虹園

幾年不到平山下。今日重來太寂寥。回憶翠華清淚落。永懷詩社舊人彫。樓臺荒廢難留客。花木飄零不禁樵。剩有倚虹園一角。與君同過渡春橋。

風雪夜行擬陽江

荒江走頽波，昏月弄寒色。飛雲帶雪來，長風起東北。我舟逆流去，超越殊有力。遙夜速水程，十二時行四百餘里，六晝夜自

揚州至滕王閣。

帆索敢斜勒，喧聲警澎湃。篷窗月復黑，危坐待晨光。長燭幾回刻。

舟中望廬山

殘夜滄江雪，匡廬頂上明。曉來青嶂外，疑是白雲生。全奔虎溪迹，多涵鹿洞情。此中吾道在，難與淺人評。

由南康入蠡澤。

兩年詩卷住南州，未向彭湖鼓楫遊。今看匡廬得真面，竟推左蠡作遨頭。沙光明淨居陽鳥，雪力清強促夜舟。欲向涪翁問詩派，橫流可要挽江牛。

宗舫

予舊造紅船，取宗愨長風之義，名曰宗舫。爲金山上下濟渡救生諸用，三面使風，最爲穩速。十數年來，創使遠行，竟往來湖北江西諸地，而江西蕪湖等處，亦仿造之，爲救生之用。所救皆多。近年宗舫之外，又增三舟，予名其一曰滄江虹，一曰木蘭身，梅叔名其一曰曲江舫。己卯冬，予由揚州乘此，七日卽至滕王閣下，曾奏言此行之速，而上下江長官趨公，亦間有乘此，始能速達者。換舟赴嶺，留題二詩。

金山飛棹本名紅，我道來回楚越中。帆脚遠行須把定，莫教孟浪願長風。

滿江晴雪幾舟紅。頗似唐人舊畫中。

予曾見唐人雪霽江行圖卷。絹長不過二三尺。而舟長幾盈一尺。所著色界畫。帆柁積雪。豪髮皆備。惟于長江霽雪遠景則略之。此唐人古拙舊法。與宋元人畫意不同。楊

子橋頭萬里浪。滕王閣下一帆風。

梅嶺張文獻公祠看梅花

嶺南古梅祠下。到此已如到家。欲問曲江風度。料應卽似梅花。

度梅嶺用前韻

古梅開驛嶺。芳訊動江關。寒減虔州水。香先庾浦山。落帆猶戀臥。登嶠竟忘孱。細雨濃花裏。人從天際還。

庚辰

望遠鏡中望月歌

天球地球同一圓。風剛氣緊成盤旋。陰冰陽火割向背。惟仗日輪相近天。別有一球名日月。影借日光作盈闕。廣寒玉兔盡空談。搔首問天此何物。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爲山明者水。舟楫應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裏。晝夜當分十五日。我見月食彼日食。若從月裏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鄰衍善談且勿空。吾有五尺窺天筒。能見月光深淺白。能見日光不射紅。見月不似尋常小。平處如波高處島。許多泡影生魄邊。大珠小珠光皎皎。月中人性當清靈。也不恆星同五星。也有疇人好子弟。抽鏡窺吾明月形。相窺彼此不相見。同是團圓光一片。彼中鏡子若更精。吳剛竟可窺吾面。吾與吳剛隔兩洲。海波盡處誰能舟。羲和

敲日照雙月，分出大小玻璃球。吾從四十萬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地球大于月球四倍，地月相距四十八萬餘里。

鸞羽歌

神鸞之品亞鳳皇，和鈴振響何鎗鎗。前年曾說到衡嶽，鸞音一串疑歸昌。

前年衡州有大鳥飛鳴，羣鳥隨之音如馬頭串鈴，當是鸞也。

奇文

異彩那得見，片羽不得留清湘。今來嶺表控桂海，仙翎頗出暹羅航。焦明振振搏如帚，不入翡翠千金裝。翅修三尺尾五尺，更比孔雀金花長。連錢珠眼二十四，驕青舞繡開吉光。其圓眼雖不及孔雀之金翠，但一羽有二十四五眼，次第相連。古人秉翟尚渥赭，況此肅肅威儀翔。一揮筆，几俗塵遠，宛然長麗飛女牀。

端州北巖綠硯石歌

綠石巖在高要七星巖北，午鈴羊峽西北數十里。粵人以綠石爲不鏤墨，然余所鑿之研，殊膩而發墨。王安石詩云：鳳池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是北宋已有綠端石矣。宋人皆稱端溪爲蠻溪，故梅堯臣端溪圓硯詩云：案頭蠻溪硯，其狀若圓璧。

端溪北巖藏硯璞，苔滿烟生暖如玉。何人剖玉出山來，更比端州江水綠。春波綠淨睡不可，山石綠肥有雲裏。清風吹落筆牀邊，還是沈沈雲一朵。窗前蕉葉接梧桐，可憐顏色絕相同。李賀休歌踏天紫，南唐漫品細絲紅。結鄰稍遠靈羊峽，墨池裝入香檀匣。怕傳新樣出蠻溪，豈有荊公可爲法。

桂林陳相國元孫繼昌中庚辰狀元且爲解會三元廣西連甯方伯有詩紀盛和韻一首

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盛朝得士三元瑞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雲合名字

時方伯與狀元同名狀元鄉榜

本名守堅因

夢改今名

人占佳氣說樓臺

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傾以建爲詳已卯冬予與中丞方伯共建之方落成

若從師友論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

近科狀元吳中洪堂

蔣立鋪莫其濬陳沆及陳繼昌皆余門生門下之門生也

粵西平樂峽中

雨餘秋乍新灘江瀨鳴急殘雲臥半山松際一何溼清猿弄飛泉兩巖夾水立襲人山氣涼空翠入呼吸

新秋夜行陽朔灘水上

千峯如九華直立皆千尺向暮森青尖入夜湛深碧一水相與潏淺漱峯根石餘波拭玻璃淨照天影白此時秋已新涼蟾半生魄玉宇淡雲流榆花何歷歷斜看露脚飛夜氣溼將滴幽草生暗香蟲喧破山寂何期來此間清景得今夕停卻扇與鐙野風透絺綌

庚辰嶺南除夕

龍鼎忽已升舉世慟一棄臣官幾何年兩遇此大事義義觀德殿道路昔猶記深林闕寒雲仿佛入夢寐先皇廿五載功德滿天地我朝五元年皆有兵事議

順治十八年有鄭成功等海寇事康熙六十一年有烏魯木齊西藏等事雍正十三年有貴州苗疆事乾隆六十年有湖南苗疆事

惟今歲庚辰，四海靜車騎。若非德力全，安得臻郅治。文武紹前徽，明白付神器。繼聖又有聖，大仁復大智。在昔姬周時，世德隆于四。不聞成康後，重光永昌熾。臣昔在翰林，叨以詞筆侍。豈期斗筭才，久受節鉞寄。今夕是何時，閉門散羣吏。急景摧人心，縱橫抹涕泗。黯然寒燭前，殘夜勸初志。

辛巳

西齋待月

南海月尤近，虛齋先得明。花香才淡沲，樹影忽從橫。小徑三回折，閒階一丈平。此時聊自憩，涼意在桃笙。
壬午

過合肥見陸廣文繼輅出示文集談杭州舊遊

廿載才名博此官，省君清興甚相安。著書絕勝芙蓉鏡，卻病無過苜蓿盤。舊日池亭如古蹟，故人詩卷得新刊。
嘉慶初，定香亭舊友如張子白、張農聞、江補、僧林庚泉、蔣山詩，皆刻入詩徵，并系小序。勞勞似我君休問，試掇霜髭付與看。

壬午述職歸過珠湖草堂

晝車畏炎暵，夜騎雷雨滑。脫然舟入湖，如魚縱活潑。落帆到草堂，烟波接雲闕。結亭黃鳥隅，
新結草亭一笠于隅上可坐而望遡遡避暑清樾。平日懷鄉人，今朝此暫歇。惜未待夕霏，行沙弄明月。

及門陳雲伯文述爲江都令尹邀遊焦山作詩卽和雲伯韻時同遊者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裴之柳邨之子屋余弟亨

得暇訪雙鼎雲帆一片橫

余壬戌秋送漢鼎至焦山詩云他時得暇或相訪雲帆一片橫金焦

好山成舊約勝侶會高情僧老詩仍健江深暑亦清

何當邀外史選石共題名

西南風阻留住采石磯太白樓

南風連日阻江船太白樓邊水接天且借詩仙樓檻下橫鋪一榻納涼眠

謝宅青山近可攀朝朝嵐翠入樓間飄然詩思生花筆一朵蓮花青敵山

樓前夜夜月輪新不見扁舟捉月人若把古人較今月謫仙應是月前身

東風偶轉晚涼生急掛長帆趁月明月下看山青更好可能不憶謝宣城

大姑山阻風看月

南風吹山北燭橫紅舸逆流也不行

紅舸非上水正頂風皆可行是日乃上水正南風

偶然驟雨洗湖熱月出蠡東還夜晴大姑山

南水萬頃放船一望何其平月與水平我平月金波玉浪碧光精須臾轉出碧山頂冰輪碾塔如有聲星

漢西流過篷背斜飛露脚涼晶晶秋風秋色渺何所夏氣不退誰能爭漁舸鐙火客船笛夜來且識江湖

情陰懷俗拙坐不飲

余不能酒半杯卽以爲苦

但著水枕睡便清廬山夢高月將墮仿佛芙蓉開玉京

落日放船好

阻風大孤塘雨日。每至日落。便放船出湖。乘涼待月。

落日放船好。彭湖百里寬。山如螺子黛。浸入水晶盤。統羽不須問。篷窗撒盡看。還當就明月。涼洗浪漫漫。
大暑節。坐滄江虹紅船。由江都直達洪都。江湖夏闊。月明如晝。或阻風太白樓下。盡看青山。夜臥船中。或乘風馬當山外。夜濤湧湃。俄頃百里。紀以一律。寫留船中。

可是江天夜夜虹。綠帆

紅船皆油
綠布帆

一路月明中。開窗遠接滄浪水。捩花初迴船艣風。銀漢微明低入海。匡廬深碧上連空。米家書畫尋常事。莫與雷家劍氣同。

香稻米飯

家鄉香飯一盂多。半耐咀嚙半耐哦。似到水田聞露氣。稻花開處有殘荷。

六榕

秋暑午猶烈。帆影何彤彤。牽船泝贛水。篷低喝難容。安能有美榼。使我船可饒。前川忽東轉。臨水多大榕。盤根岸洒洒。翳翳波溶溶。藏舟入榕底。愛此涼陰濃。交柯復接葉。老綠疊幾重。漁人與舟子。榕下間相逢。何時解纜去。且待上下春。前江有新月。相約采芙蓉。贛南南康縣有芙蓉江。

述職後謁昌陵。回粵七月度梅嶺。再疊梅嶺舊韻一首。

春渡滇江水。秋旋庾嶺關。新恩咨桂海。沉慟哭橋山。君聖初行健。臣衰不敢孱。朝廷有聲教。仍秉德威還。余撫浙江西。皆曾修建鄉闈號舍。今督粵。粵闈號舍七千六百餘間。更湫隘。皆改建寬大之。秋兼撫印。監臨鄉試。書誌一律。

廣廈何曾有萬間。聊開矮屋庇孤寒。節交白露天猶暑。氣吐青雲地忽寬。爽塏竟饒遷舍樂。風簷頗似在家安。他年多士兒孫住。可識從前坐臥難。

叢書集成初編

學經室集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